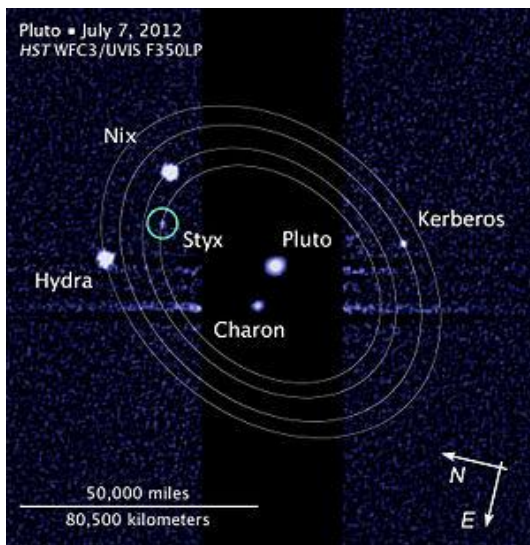


# 冥王星民主

## 反太陽花-法西斯-懶人包之思想小手冊

路況著



太陽花學運的軌跡正一步步逼顯出「黑色島國的威瑪共和陰影」，一個幽靈遊蕩在島國，法西斯的幽靈。

這堂街頭民主課的終極教誨：自由主義民主的腐敗是法西斯的溫床土壤！台灣人不只要上民主課，更須上哲學課。哲學作為最根本原則與概念的思考批判，必然是奠基性與革命性的！哲學當然是一種艱難的思考，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自由主義式的思想怠惰與膚淺貧乏。

自由主義腐敗所造成的無思想性，是通向法西斯的最快捷徑。無論是鄂蘭的「無思想性→惡之平庸性→極端之惡」，或德勒茲的「愚蠢→低級→殘酷」之「思想意象」，都標示了腐敗的最根本導向：「思想的怠惰→智力的退化→德性的敗壞」！



## 作者簡介

路況，哲學家，文化評論家。巴黎第八大學美學暨造型藝術系博士，台大哲學碩士，教育部「碩士後赴歐公費留學生」。

曾任教於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與美術系、東海大學美術系、淡江大學法文系，現為成功大學中文系副教授。

曾撰寫「戰爭機器」專欄與叢書，《立報》「百戰場」專欄。創辦《島嶼邊緣》雜誌，擔任北美館 1995 年台北雙年展「台灣藝術的主體性」策展人。部落格「再見河左岸」。

著作：《王子—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德勒茲·巴洛克·全球化》、《五月之磚—巴黎學派六八思想》、《鼠儒主義》、《台灣當代藝術大系：社會 - 世俗篇》、《犬儒圖》、《虛無主義書簡》、《後 / 現代及其不滿》。

# Pluto-Democracy

A pamphlet against the sunflower-fascism-lazyism

帕累托(Pareto)稱自由主義是一種「財閥民主」或「富豪民主」(plutodemocracy)·資產階級是一種「財閥政治之精英」(plutocratic elite)·但 pluto 本指希臘神話中冥界之「冥王」·亦指「冥王星」·一個突發聯想：自由主義作為一種 pluto-democracy 何不名為「冥王星民主」·豈不妙哉！自由主義作為啟蒙主義之理想政體·為何會將人民導向昏暗無光的冥界·變成眾生無明之冥者？因為自由主義的領導精英本就是一群自我中心·偏狹卑瑣之冥王·幽黯陰森之冥王星！更有趣的是·冥王星根本就不是行星·已從太陽系的行星家族除名·自由主義精英之虛妄無道·不正如冥王星之僭稱行星？

0. 大頭外星人 .....	01
1. 慕尼黑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 .....	02
2. 冥王星民主 - 從納粹的崛起看太陽花學運 .....	10
3. 台灣民主的「例外狀況」-國會少數暴力或立法權腐化癱瘓 .....	25
4. 太陽花的敵友政治學與馬賽克手法 .....	27
5. 柯 P 與中間選民的 AV 馬賽克 .....	29
6. 黃色小鴨-「玩這麼大」的兒童鏡像 .....	31
7. 反媒體巨獸之唐吉軻德大戰風車 .....	33
8. 強迫症，火柴人，野草莓 .....	35
9. 藍綠史觀的文化領導權之爭 .....	37
10. 台日殖民辯證-從「脫亞入歐」到「脫中入日」 .....	39
11. 虬髯客精神與大亞洲理念 .....	41

12. 孝女白琴的悲愴政治學 .....	43
13. 廢死，反核四，反服貿之精神貴族 .....	44
14. 台灣人文學術的「I級/埃及化」 .....	46
15. 阮玲玉與卡夫卡 .....	48
16. 《君王論》五百年與今日台灣 .....	50
17. 盧梭是哪國人？ .....	52
18. 沙德侯爵的美國鄰居 .....	54
19. 鄭捷，這個名字很武俠	
-北捷無差別殺人之「血河車」傳奇 .....	56
20. 勝文武大郎 vs.柯 P 西門慶之藍綠破盤金瓶梅 .....	63
21. 二十一世紀是文化革命的世紀 .....	66
跋：「西狩獲麟」或「月兔焚，小鴨爆」 .....	68

## 0. 大頭外星人

看到網站上有人自號「大頭外星人」，我突然想起小時候常聽到的一段童謠唸白：

大頭大頭 下雨別愁  
人家有傘 我有大頭

現在回想起來，突然覺得很耐人尋味，不可思議。大頭跟下雨有什麼關係？為什麼頭大就不必打傘？簡直是什麼跟什麼嘛！這真是一種奇異推理的兒童邏輯，莫須有的問題推出不相干的答案。我彷彿看到漫畫裡的大頭男童又在低頭苦思小狗史奴比惹的煩惱，時而抬頭探看滴在額上的一兩滴雨水。有點無厘頭的好笑，有點卡夫卡，有點荒謬淒涼，像一段童言童語的無頭公案。

原來兒童的世界是可以這樣分類的：下雨打傘的世界 vs. 下雨不打傘的兩打大頭的世界。原來成人世界的分類方式也可以跟兒童世界一樣無稽；我們說同一種語言，我卻聽不懂你在說什麼。大家都是不同國的，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唉，這世界是多麼的荒涼，荒涼一如下著雨的不知名星球，人家有傘，我有大頭。

# 1. 慕尼黑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

318 佔領立法院，323 攻佔行政院，330 黑衫軍上凱道，  
太陽花學運到底想要什麼？

## — 黑色島國的威瑪共和陰影

我想，將此次學運的學生與教授們定位為自由派知識份子，他們應會欣然接受。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正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之民主概念與思維模式構成了整個運動的框限與盲點。台灣並不缺自由主義，解嚴以來，台灣施行自由主義之議會民主與法治體制已逾二十載。太陽花學運所反映的正是自由主義民主政體本身腐敗所爆發之亂象危機。馬政府的顛預無能是典型的腐敗症狀，太陽花學運則是腐敗進一步的惡化。只是停留在自由主義內部之格局視野，並無法看穿它整體腐敗之病源！

我發現，唯有跨出自由主義框架之外，站在一個更高遠宏大的「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史觀，才能深切解讀太陽花事件之春秋大義。在英美的自由主義之外，西方民主還有一個淵源深遠的偉大政治傳統：源於古希臘羅馬的共和主義，其基本觀點就是將各種政權政體(régime)都視為生命有機體(organism)，有其生老病死、盛衰興亡之生命期限，因此每個政權都必然走向腐敗衰亡。所以共和主義的政治學開始於對「腐敗」的思考，考察人類歷史中各種政權政體之腐敗狀況，發掘其病源，尋求診治之道。共和主義雖主張民主制是較為良好之政體，但並不獨尊民主，更未全盤否定君主制與貴族制。民主政體一樣會腐敗沉淪，弊病叢生，變成無政府狀態之暴民政治。共和主義考察貴族、君主、民主三大政體之優缺得失，及其腐敗可能導致之最糟狀況(貴族→寡頭，君主→暴君，民主→無政府)，試圖尋找到一種截長補短，結合各種最佳可能性之理想混合政體。

台灣的民主化過程正好印證了共和主義的腐敗政治學，太陽花學運更反映了台灣民主已達腐敗之極致。然則，自由主義作為現代性之民主政體，其腐敗狀況實遠超乎古代共和主義所想像的「無政府」。歷史告訴我們：一戰之後，德國的「威瑪共和」(1918-1933)將自由主義的議會民主推到腐敗之極致，令德國人對民主徹底厭惡失望，結果就是希特勒與納粹黨乘機崛起，通過民主選舉建立法西斯之極權國家與戰爭機器。

自由主義腐敗可能導致之最糟狀況不是「無政府」，而是「法西斯」！

太陽花學運正在重複威瑪共和的歷史創傷場景：從李登輝、陳水扁，直到今日的馬英九、王金平、民進黨，已將議會民主推到台版威瑪共和之腐敗極限，瀕臨崩壞邊緣。此輩皆國之罪人，死有餘辜。可怕的是，威瑪共和的崩壞預示著納粹的崛起！太陽花學運的領導團隊據說叫「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真是個不詳的名字！莫名想起洛夫的超現實詩句：「慕尼黑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我也忍不住想問：「太陽花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教人無法不聯想到納粹黨衛軍與衝鋒隊亦是黑衫軍，而黑島青們也當真自命為黑衫軍，毫無忌諱避嫌之意！

當包圍立法院的學生展現出純真浪漫的反抗激情，而又自發性的整潔秩序有禮，贏得民眾嘆服讚譽，卻有學生手舉「支那賤畜，外來種滾」標語，我想起經典歌舞片《酒店》的一幕：納粹青年團的美少年以天籟美聲吟唱，唱出的心聲卻是「反猶太」之種族主義仇恨！

太陽花學運的軌跡正一步步逼顯出「黑色島國的威瑪共和陰影」，一個幽靈遊蕩在島國，法西斯的幽靈。<sup>330</sup>林飛帆從立法院步行至凱道，受到夾道黑衫軍萬眾歡騰高呼「選總統」，這一幕直可名為「少年法西斯之阿修羅魔界轉世」！

恐怖啊恐怖！太陽花的太陽為什麼是黑色的？青青子衿為什麼搖身一變為青年黑衫軍？這堂街頭民主課的終極教誨：自由主義民主的腐敗是法西斯的溫床土壤！



## 二 黃小鴨·KANO·雷神·太陽花

為什麼自由主義會通向法西斯？鄂蘭(Arendt)回答：關鍵在於現代人的「無思想性」(thoughtless)。欠缺思考者只是庸人，並非罪大惡極，卻可能在一種不用大腦的官僚例行公事中，充當納粹屠殺猶太人的劊子手，此之謂「惡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

自由主義正是「無思想性」之始作俑者。我提出一簡要模型：「現代性」之基本原則是「自然權利」(natural right)：每一個體自我保存之努力，即力量與欲望，構成每個人不可剝奪之「自然權利」。「現代性」以「自然權利」為最高原則，自由主義提供了一套「自由個體/法治體制」之政治架構，啟蒙理性主義則提供了一套以「功利」為目的，以「技術」為手段之「理性化」系統。「個人/體制/功利/技術」四個維度構成了現代社會之體制架構，亦構成現代人之思想架構。優點是簡單明瞭，平易近人。缺點是簡化狹隘，膚淺貧乏。自由主義之理想本是要培養自主個體之獨立思考，實際上卻適得其反，以簡化狹隘之思考模式迎合人心之慣性與惰性，造成思想怠惰之自私自戀個體，如尼采所批判的「狹隘卑瑣的自我主義」。

關鍵就在「思想的怠惰」，正如孟子說的：「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這是一個眾所週知的簡單道理：不運動，體力就會衰退。不思考，智力就會退化。太陽花學運的「懶人包」直接反映了自由派教授與學生嚴重的思想怠惰與智力退化，其論述之膚淺貧乏空洞，提供了「無思想性」之具體活教材。最離譜的是，整個運動連最基本的訴求都邏輯不通。

學運現場同時高舉「反服貿」與「反黑箱」標語，而完全沒有意識到這是兩個不同層次(「原則」與「程序」)之訴求。父親如果不准兒子騎機車，同時又強調不准兒子與同學騎車環島旅行，只會讓兒子產生混淆：「那是同意我騎機車囉。」這是最起碼的思考邏輯：如果在原則上反對服貿本身，同時又反對程序上的黑箱作業，是「脫褲子放屁」。如果不是原則上反服貿本身，所謂「反

服貿學運」豈非喊假的，根本名不符實？整個運動就在「反黑箱」之「脫褲子放屁」與「反服貿」之「喊假的」的兩極間搖擺閃爍，鬼扯瞎掰，還號稱是街頭民主課之公民啟蒙，根本就是弱智腦殘之愚民教育，其智障程度還遠勝戒嚴時代之威權教育。

其實，整個「反服貿學運」自始至終都沒有反對服貿本身，從「反黑箱」變成「退回服貿黑箱」，「先立法，後審查」，都不是真的在原則上反服貿，而只是繞著程序問題大做文章，任意加碼。而「兩岸協議監督機制」或「公民憲政會議」更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晉惠帝思維：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呢？立法院不可靠，何不另設一個太上皇立法院<sup>1</sup>？

---

#### <sup>1</sup>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是監察院式之悖謬設計

學運堅持「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法治化」，作為服貿通過的前提。此一「兩岸協議監督機制」的構想看似審慎，其實是一個類似「監察院」的悖謬設計，和孫中山一樣犯了「疊床架屋」的謬誤。

在現行憲政架構中，立法院作為最高民意代表，所行使之立法權即已包含監察權之行使。立法院審查服貿協定，本身已然是一種兩岸協議監督機制。如果在立法院之外另外設立一監督機制，其定位必將如監察院一樣尷尬。此監督機制如賦予實權，則成凌駕於立法院之上的太上皇立法院；如無實權，則和監察院一樣形同虛設。

立法權是主權(sovereignty)之最高形式。主權概念本就指「至高無上之權力」。「主權者」(the sovereign)就是「至高者」，「至尊無上」。所謂「民主」就是肯定「人民」才是至高無上之「主權者」，國家政府之權力來自人民之授權委託。所以人民有權走上街頭，直接抗議政府之立法與決策嚴重違背民意。當一個群眾運動拉高到「全國性」與「國家級」，皆可視為一種懸置既有法律與體制的「人民法庭」或「人民議會」。我曾將紅衫軍倒扁定位為一種「人民法庭」，學運的「兩岸協議監督條例」則可視為一種「人民議會」。問題在於，「人民法庭」或「人民議會」只是一種暫時懸置現行法律體制的「例外狀況」，學運卻要求將此「例外狀況」法治化，其悖謬一如「方的圓」。

建議學運，因為對立法院極度不信任，而要在現行憲法架構中另外設立一太上皇立法院來監督立法院，倒不如直接推翻中華民國政府，另外成立台灣共和國，召開台灣人民大會，會快捷省事很多。

由此看出整個運動「無思想性」之癥結：缺乏基本原則與理念之思考，只有程序與技術之思考。

一個場面如此浩大，層級拉到如此之高的運動，竟然最基本的訴求原則都含混不清。馬英九固然智障，但學運自己根本是「沒有原則」或「隱藏原則」，而立場游移，思路混亂，卻反過來一再指責馬沒有誠意，模糊焦點，未回應學生真實訴求，是龜笑鰲無尾，智障加混帳。

幾名手無寸鐵的學生，竟能猝不及防佔領國會議場，懸置立法權，號召人民與國家機器對抗，令人嘆為觀止。包括攻佔行政院，雖然「正當性」可疑，但戰術上之機動奇襲，更反顯馬江國家機器之飯桶無能。

一個場面如此浩大，拉高至國家級的抗爭運動，應提出符合「人民正義」(popular justice)之理念訴求，結果竟只會死咬「程序正義」問題，完全缺乏一個國家級運動應有的戰略高度與格局，根本撐不起如此浩大的抗爭規模。整個運動可定位為「戰術成功，戰略貧乏」，「有戰術，無戰略」。戰略是最高指導原則，應達「理念」與「主義」之高度，如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掌握思想與道德之制高點。

對任何事物現象之基本原則與概念進行思考批判，就是哲學。國家的基本原則就是憲法，哲學家是立法者，而非行政官僚、技術人員。學生佔領立法院，懸置立法權，其思維水準卻未達立法者的高度，反而將立法問題降格為行政程序與技術操作。

台灣人不只要上民主課，更須上哲學課。哲學作為最根本原則與概念的思考批判，必然是奠基性與革命性的！哲學當然是一種艱難的思考，首先要克服的就是自由主義式的思想怠惰與膚淺貧乏。程序與技術思考，就是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工具理性」，韋伯稱之為「目的理性」(purposive-rationality)：「目的理性」是為了達成某一「目的」而設定最精準有效之手段策略之計算考量，但「目的理性」卻沒有能力去設定「目的」自身！

「目的理性」的弔詭反映了現代人特有的「思想怠惰」：對於基本原則與理念的思考嚴重退化，唯有技術與程序之計算操作，這就是「技術官僚」。在此，我們發現學運與馬英九竟是同一類人：學運標榜「程序正義」與馬標榜「依法行事」，都是技術官僚典型的不用大腦、思想怠惰。太陽花學運是馬英九的「負像」(negative image)，一個顛倒的「鏡像」，二者根本就是精神血緣上的孿生兄弟。當眾口交讚學運鴿派的整潔有序，溫文有禮，莫忘了小馬哥可是「溫良恭儉讓」的形象始祖！二者共享同一種「無思想性」之思想意象：技術官僚運作強迫症式的潔癖偏執，膚淺廉價的自我感覺良好。學運批評馬欠缺溝通，一意孤行，其實學運本身根本已拒絕溝通。看到學運如此痛恨馬英九，必去之而後快，忍不住想說：「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去年轟動一時的「黃小鴨」具現了「無思想性」之思想意象，以一種「兒童鏡像」簡易操作的廉價「裝可愛」來自我感覺良好。學運與馬英九都是廉價裝可愛的黃小鴨，自由主義只能成就一種小市民的小確幸民主，極易淪為空洞貧乏，弱智裝可愛的黃小鴨民主。既有黃小鴨的智障民主，當然也就會導出太陽花的智障學運：馬政府→黃小鴨→KANO→雷神巧克力→太陽花→.....

此次學運作為自由主義腐敗進一步的惡化症狀，反映了台灣大學教育與知識界的全面崩盤破產。當眾口交讚學運的整潔有禮與行政服務效率，我卻看到原來台灣大學教育竟是專門培育 Seven 工讀生與慈濟志工之種子人才。

孰令致之？自由派教授學者當然要負最大責任，教育部長與大學校長更要負全責。搞世界百大排名與 I 級期刊論文之量化指標，把學術研究變成了無生趣之木乃伊，完全喪失人文涵養與獨立思考，導致太陽花學運「無思想性」之全面智障狀態。

### 三 變形記

此際更能體會孔夫子箴言：「君子不器。」君子就是領導人。領導人不可以是技術官僚，反之，技術官僚成為領導人必會誤國誤民，無論是國家領導人

或學運領導人。前文一再強調學運與馬的相似性共通點，對學運有欠公平。天下小鴨一般黃，但還是會有進化突變之變種。

馬是尸位素餐的僵化官僚，麻木無感如植物人。學運卻是現代「技術官僚」進化突變而成之「組織黨工」。雖然同屬「無思想性」之行屍走肉，黨工卻機動迅猛如殭屍吸血鬼。因為黨工被賦予「區別敵友」的政治鬥爭強度，可將鬥爭強度推到你死我活，無所不用其極的喪心病狂。技術官僚是中立化與去政治化，鬥爭黨工則是極度的政治化。此黨工系譜當然直承綠營，鬥性堅強，越綠越能鬥。從野草莓開始的新一代學運可謂綠色嫡系，學運黑島青是由深綠墨綠而成黑，展現「黑出於綠更勝於綠」。從佔領立法院的「溫和平派」發展成攻占行政院的「暴衝鷹派」，其實並未失控。鴿派鷹派都是黃小鴨，誰規定黃小鴨只能弱智裝可愛，為什麼不能變成桀驁不馴的狼戾鷹派？天下小鴨一般黃，天下烏鴉一般黑。

回到鄂蘭的論點：「無思想性」的黃小鴨可導出「惡之平庸性」的納粹法西斯，青青子衿搖身一變為青年黑衫軍！

德勒茲(Deleuze)有一個相似論點：愚蠢與卑賤的「思想意象」，最後會導致「殘酷」。

為什麼自由主義的腐敗會導致法西斯，而非馬克思主義呢？因為馬克思主義是一套極艱深困難的思想與實踐，法西斯的思想水平則是「黃小鴨」式兒童鏡像的簡易廉價操作，只是將集體對象之「共同愛」轉換為區別敵友，仇外排外之「共同恨」。

自由主義腐敗所造成的無思想性，是通向法西斯的最快捷徑，或者說，法西斯本身就是一種邏輯跳躍的「思想短路」與「大腦秀逗」。無論是鄂蘭的「無思想性→惡之平庸性→極端之惡」，或德勒茲的「愚蠢→低級→殘酷」之「思想意象」，都標示了腐敗的最根本導向：「思想的怠惰→智力的退化→德性的敗壞」！

正如李歐-史特勞斯(Leo-Strauss)所言：自由主義民主以「自然權利」為原則，是建立在上一個「低級而穩固的基礎」，它迎合了人性之慣性、惰性，而慣性惰性陷溺既久，成為積重難返之奴性、劣根性，最後會突變為「極端之惡」的「魔性」：少年法西斯之阿修羅魔界轉世！

太陽花學運令我想起一部好萊塢片《神經殺手》(Confession of a dangerous mind)：劇情敘述一個電視製作人與主持人專做低俗白癡耍賤的噁爛綜藝節目，在七〇年代紅極一時，他很早就是 CIA 吸收的特務，常利用節目到歐洲出外景的時候，白天錄節目，晚上執行暗殺任務。

這部電影具現了德勒茲所說的「愚蠢→低級→殘酷」之「思想意象」！片中有一經典場景：主角在主持節目時突然恍神錯亂，看到被暗殺的同志，母親陰影下的童年記憶，柏林雪景冷戰諜影，節目現場唱起了六〇年代流行民歌〈假如我有一支鐵鎚〉(If I had a hammer)，紅男綠女載歌載舞，歡樂無比，一轉眼屍橫滿場。主角呆立場中如蠟像活死人，空洞凝視。

這首歌有一種輕快愉悅，令人聞樂起舞的無比魅力，現在流行點歌，就為太陽花學運點這首〈假如我有一支鐵鎚〉：

假如我有一支鐵鎚，我要早也捶打，晚也捶打。

我要捶出危險，捶出警告，捶出愛，關於我遍布這塊土地的兄弟姐妹間！

假如我有一個鈴，...

假如我有一首歌，...

我將得到一支正義之鎚，一個自由之鈴，

一首愛之歌，關於我遍布這塊土地的兄弟姐妹間！

## 2. 冥王星民主－從納粹的崛起看太陽花學運

### 一 台客少年法西斯的前世今生

太陽花學運光榮退場，但青年黑衫軍初試身手，一鳴驚人，一炮而紅的這把台版法西斯霹靂火正方興未艾，將遍地開花，延燒全島！

該如何面對這把沸騰黑色島國的地獄之火，雖然有人把它當成「島嶼天光」熱烈擁抱？410 退場之夜，萬人空巷，城開不夜，現場但聞「媽媽別為我擔心，我在守護台灣民主！」「爸爸，我回來了！」的媽寶溫馨喊話。現在是什麼情形？這是在演哪一齣？這群戴著媽寶面具的青年黑衫軍，弱智裝可愛如黃小鴨，狼戾迅猛如鷹犬，陰險不測如蛇蠍，組織分工效率如工蟻大隊，簡直是台版的 X 戰警變種人！就是這批後解嚴的草莓族、崩世代之 X 變種人創造了太陽花學運的破天荒紀錄，挾青春無敵之姿開了一場將「民主」、「憲政」、「主權」、「正義」耍弄如火舞的地獄派對，造就了台客少年法西斯之阿修羅魔界轉世：他們的前世今生要從何追溯辨認呢？

要指責別人是法西斯很容易，要讓自己變成法西斯更容易，就像看黃小鴨一樣容易，但要真正理解法西斯則很不容易。眾所周知，法西斯之名源於義大利的法西斯黨，但德國納粹黨在威瑪共和的崛起發展軌跡，更能代表法西斯典範之歷史原型。此刻更須重思太史公箴言：「通古今之變。」通過歷史上的納粹來理解今日的太陽花，不只是以古鑑今，更是以今觀古，古今通觀，相互鑑照印證，進而照見未來。所以吾人嘗試通過納粹的崛起史來解讀透視太陽花的前世今生及其未來之命運，同時也透過太陽花來認識納粹，因為威瑪共和太複雜曲折，也太陌生遙遠，使得納粹也跟著難以理解看穿。太陽花則相對簡單許多，可視為一場微型的法西斯運動，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該有的要素特徵都有了。套用最時髦講法，太陽花簡直就是三分鐘認識納粹法西斯的懶人包！

## 二 佔領立法院與啤酒屋暴動

首先，318 佔領立法院可類比於 1923 年納粹黨在慕尼黑的啤酒屋暴動，而且成功許多。暴動失敗，希特勒被判刑入獄，雖然在判決時的自我辯護，老希展現曠世的煽動天才與群眾魅力，扭轉乾坤，從暴動主謀變成革命先知與民族救星。相形之下，佔領立法院獲得群眾同情支持，林飛帆更是雄踞立院，動見觀瞻，顧盼自雄，躍升為一代帆神，接受凱道黑衫軍萬眾歡呼「選總統」。老希一定忌妒死小林，大嘆：「時無梟雄，使豎子成名爾！」惜哉帆神不是希魔，換了老希有五十萬黑衫軍這麼大場子，一定馬上發表一場轟動武林，驚動萬教的宇宙級演講，直接宣布終結中華民國，台灣國獨立，消滅支那劣等民族……

閒話休表，言歸正傳。太陽花與納粹最值得對照的一點，就是二者皆將國際性的經濟危機轉化為國內的政治危機。1929-30，世界性的經濟大蕭條席捲德國，失業率飆升與通貨膨脹造成社會強烈不安，議會民主制成為這場危機的替罪羔羊，希特勒成功地將經濟危機轉化為政治危機。1930 大選，納粹黨的席位由 1928 年 12 席增至 107 席，成為第二大黨。數百萬的失業者，工人，中產階級，農民竟然期待納粹黨會走左派改革路線而投它一票。

對照納粹，太陽花的崛起軌跡簡直如出一轍：利用這一波世界經濟衰退之社會低迷氛圍，大學生面對未來 22K 的集體焦慮不安，太陽花亦成功地將國際經濟危機轉換為島內的政治認同危機與主權召喚。也正如同納粹曾被誤以為會走左派路線而獲得群眾支持，太陽花學運亦訴諸自由主義「中立化」與「去政治化」口號(程序民主，公民不服從)，以及世代不公與階級剝削的左派標語來吸引高人氣。但無論自由主義口號或左派標語都只是「馬賽克」，用來虛掩那不可公然明示的「第三點」：「仇中/仇國民黨/仇外省人」之種族主義，馬英九 = 「中國人/國民黨/外省人」三合一之九趴總統，又的確非常豬頭，理所當然成為「支那豬」箭靶。簡言之，太陽花學運利用世界經濟衰退之低迷沉悶，虛幌自由主義與左派標語，將年輕世代的集體不安轉移嫁接到台獨認同危機之主權召喚，進而將台獨主權召喚轉化為極右翼的種族法西斯運動。



啤酒屋暴動失敗，使得希特勒決定納粹奪權須改走體制內合法路線。相對於此，佔領立法院行動的成功(包括攻佔行政院行動雖招致警察強制驅離，卻反顯出國家機器血腥鎮壓形象，就運動的整體效應而言仍屬加分成功)，使得青年黑衫軍食髓知味，如吸強力膠飄飄欲仙，欲罷不能。未來行動必更偏向體制外非法路線而變本加厲。果不其然，411 千人夜圍中正一分局，要求局長方仰寧道歉與下台，甚至威脅「不下台可能會被暗殺」，那股子狠勁戾氣真的「殺很大」，儼然已有當年納粹衝鋒隊架勢，老希見了都要大嘆後生可畏，孺子可教，前途不可限量。忍不住好奇想問：台大、清大、中研院的自由派教授怎麼搖身一變為如此稱職之「納粹國師」！

### 三 「民粹」乎？「寡頭」乎？

按照自由派的慣用語，這一切就叫「民粹操弄」！太陽花學運就是納粹國師指導青年黑衫軍，成功演練示範「何謂民粹操弄？」，可列為法西斯戰鬥營之最佳教案！外行的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人人都會譴責「民粹操弄」，但怎麼操怎麼弄呢？門道巧妙在哪裡？

如果將「民粹操弄」界定為挑動「群情激憤，共同排外」之種族仇恨，製造「多數暴力」與「集體暴力」，或「眾暴寡」(如德國人之迫害猶太人)，或「強凌弱」(如日本人之侵略中國人)，那麼，此「多數暴力」或「集體暴力」又是如何形成的？即便是認為人性具有原始的暴力傾向或攻擊本能，仍須回答：個人之暴力傾向、攻擊本能如何匯聚集合為整個國家人民之「多數暴力」或「集體暴力」？

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提供了經典解答：為了克服外在阻力以求自存，「人類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由一個唯一的動力把它們發動起來，並使它們共同協作。」民粹操弄作為一種「多數暴力」或「集體暴力」，也需要某種「唯一動力」把它們發動起來，並使它們共同協作。這個「唯一動力」是什麼？

中國古代儒家與西方古代共和主義都提供了解答。〈中庸〉云：「桀紂率民以暴，則民從之。」桀紂代表殘暴無道的統治集團，正是桀紂集團的「少數暴力」率民以暴，造成民粹的「多數暴力」、「集體暴力」。換言之，桀紂集團的「少數暴力」就是發動起「多數暴力」、「集體暴力」之「唯一動力」！

桀紂統治集團，西方古代共和主義稱之為「寡頭政治」(oligarchy)：少數人以暴力恫嚇手段來挾持統治多數民眾。太陽花學運自稱是「民主」，反對者批之為「民粹」，皆搔不到癢處痛處，唯「寡頭」一詞直指要害。所謂「民粹」其實產生於「寡頭」之操作：法西斯主義就是某個「桀紂集團」以「少數暴力」之寡頭操作，發動催化民粹激情之「多數暴力」與「集體暴力」。

此「桀紂集團」可以是德國納粹黨，日本軍閥，義大利法西斯黨，當然也可以是今日的太陽花黑衫軍。請注意「少數」(minority)這個概念。「少數」是「量」的範疇，更可以是「質」的範疇。更好說，借用德勒茲(Deleuze)的講法，「少數」是一個嬗變生成過程(becoming)，不只是「量變」，更是「質變」。

請先論「量變」：「少數暴力」如何嬗變成「多數暴力」？「桀紂率民以暴，則民從之」可視為普遍的動力方程式，但實際狀況中的「量變」過程仍有待歷史社會脈絡之具體考察解析。

納粹黨的崛起提供了「少數暴力」如何「量變」之範例：在威瑪共和的政治光譜中，納粹黨本只是極右派的小黨(1928大選只有12席)，無足輕重，希特勒卻能利用右派執政者與左派在野黨(社民黨與共產黨)的惡鬥對立，鸚蚌相爭，乘機漁利坐大。右派的興登堡總統，前後總理帕彭與施來謝爾，為了鬥倒左派，不惜拉攏希特勒，使其予取予求。即使納粹黨在1930大選成為第二大在野黨，1933選舉成為第一大在野黨，希特勒都仍未取得「絕對多數」之執政權。關鍵就在右派執政者的妥協讓步，包庇縱容，姑息養奸。1932年6月14日，總理帕彭解除對納粹黨衛軍與衝鋒隊之禁令，卻未解除對共產黨的「紅色陣線」之相似禁令。黨衛軍與衝鋒隊得以直接使用武裝暴力迫害政敵，謀殺對頭，左派右派皆有，巷戰成為日常秩序。

簡言之，納粹作為極右派小黨，從左派右派惡鬥的鷸蚌相爭中漁利坐大。相對的，台灣的政治光譜根本沒有左派的位置，藍綠對立是兩個右派之爭，基本區別是兩種民族主義的黨國史觀之爭：「民國史觀 vs. 台獨史觀」。當藍營面對台灣意識之本土化潮流，自動棄守其革命法統與文化道統之民國史觀，綠營的台獨民族主義則向深綠基本教義派傾斜，一步步激化為種族法西斯主義，乃有今日「深綠墨綠而轉黑」之青年黑衫軍。換言之，太陽花黑潮標示著台灣藍綠惡鬥更進一步的惡質化，從兩個右派之爭變成「右派/極右派」之爭。

這當中還有一個關鍵，就是藍營本身的馬王之爭。王金平包庇縱容綠營立委霸佔主席台，癱瘓議事，構成對馬英九的最大牽制。正如同納粹利用左右鷸蚌相爭而漁利坐大，太陽花作為深綠極右派亦利用馬王鷸蚌相爭而奇蹟式崛起。

#### 四 八佞舞於庭

乍看之下，學運猝不及防地佔領立法院，樹立了前所未有的抗爭行動典範，原創性十足，其實不然，學運之佔領立院只是在模仿綠委之霸佔主席台。換言之，在學運佔領立法院之前，綠委「總已經」癱瘓立法院，懸置立法權。整個太陽花學運可視為「綠委少數暴力」之寡頭效應瞬間膨脹放大，一如黃小鴨從浴缸童玩放大如港灣船艦。然則，雖是退化到兒童鏡像期自我膨脹的黃小鴨效應，太陽花的「量變」仍須歸結於「桀紂率民以暴，則民從之」之動力方程式：如果學運是「桀紂集團」，綠委就是「桀紂」，包圍立法院之學生則是「民從之」。雖然學運之聲勢氣焰早已凌駕綠委之上，但綠委仍是「少數暴力」之行動原型，穩居「桀紂」寶座，不容輕易抹煞。動力圖式如下：

綠委霸佔主席台→學運佔領立法院→學生包圍立法院

也許可以這麼說，太陽花學運以黃小鴨的兒童鏡像邏輯來膨脹放大「綠委霸佔主席台」之寡頭效應，取得了和黃小鴨一樣成功的萬人空巷盛況！如此說來，「綠委霸佔主席台」才是真正的原創行動囉？設想在某考場，少數幾個考生聯合起來公然作弊，監考官竟默許縱容。其他考生看不過，舉手告發，監考官

說：「我要維護少數考生的基本權利與自由，不受爾等多數暴力之迫害。」多數考生竟也不敢再吭聲。試問：這少數考生之肆無忌憚、行險僥倖，果真是有創意有 guts？

不，綠委霸佔主席台可以得逞，學運佔領立法院得以成功，並不是因為他們的行動有多高明多英勇，只是因為有某高層之曲意包庇，加上特定族群之偏袒護短！

少數人的暴力怎麼可以挾持統治多數人呢？沒有別的撇步，就是「恫嚇，恫嚇，再恫嚇」。寡頭政治必然表現為「恫嚇政治學」。恫嚇必以暴力為基本手段，但暴力絕不僅限於肢體暴力或武裝暴力，更包括語言暴力，集體敵視之心理威脅，所謂「文攻武嚇」是也。1933 國會縱火案是希特勒操弄「恫嚇政治學」之經典。2004 三一九槍擊案，阿扁的兩顆子彈也打響了台式「恫嚇政治學」的第一槍：誰會因為兩顆子彈的衝擊效應而豬羊變色，一夕翻盤？當然不可能是藍綠基本盤，而只能是廣義的中間選民。兩顆子彈的詭異煙幕對中間選民造成的衝擊效應絕非「欺騙」，而是「恫嚇」！

太陽花學運更展現了網路臉書世代之「恫嚇政治學」！麥克魯漢《理解媒介》之名言：「印刷術召喚民族主義，電子媒介召喚部落主義。」可惜老麥沒機會看到太陽花的網路鄉民如何發揚光大其遺志：以臉書洗版，人肉搜索召喚種族法西斯主義之部落戰爭！

在「恫嚇」之外，少數暴力要得逞，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以「團結的少數打敗分散的多數」。多數為何會分散呢？因為缺乏領導或領導薄弱，最好是多數黨的領導高層窩裡反，還有內鬼通外神。類比於威瑪共和，馬英九的昏庸懦弱當然凌駕興登堡總統之上，王金平的角色地位則類似總理帕彭與施來謝爾對納粹之包庇縱容，姑息養奸。

王金平對綠委與太陽花的「罩」可媲美帕彭解除納粹黨衛軍與衝鋒隊之禁令。4 月 6 日，王到立院，受到學生熱烈歡迎，證明台灣第一大黨不是國民黨，

不是民進黨，也不是太陽花，而是「保王黨」！太陽花氣焰再高，若無王之庇蔭偏袒也不可能如此盛開怒放。幾個流氓小混混可以橫行鄉里，逞凶耍狠，肆無忌憚，並不是因為他們多厲害多有 guts，只是因為有管區在罩！

整體看來，太陽花佔領立法院作為綠委霸佔主席台之模仿延伸，其實了無新意，更無格調，因為根本沒有跳出藍綠惡鬥與馬王之爭的爛格局。所以學運退場最終仍決定於王金平與柯建銘之密室協商，因為這就是太陽花的基本格局：充當保王黨與綠營打手之「細漢的」！

台灣民主怎麼會走到這一步呢？孔夫子說：「八佾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蘊含了一套極深刻之「底線政治學」：所有政治都是建立在某種不可逾越之底線上，越此底線，將「不知伊於胡底」。綠委霸佔主席台正是「八佾舞於庭」，台灣竟能容忍其發生，還習以為常，標示著台灣民主水準之倒退低落已踰越「是可忍，孰不可忍」之底線，接著當然是「不知伊於胡底」之急遽崩壞。「佔領立法院」不過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八佾舞於庭」（大家都忘了中間還有一段「砂石車司機暴衝總府」），未來只會發生更多的「八佾舞於庭」（411 包圍中正一分局，416 苑裡反瘋車自救會佔領經濟部中庭），將台灣民主推向全面崩盤破產。威瑪共和的「巷戰成為日常秩序」並非不可能在台灣發生之亂邦危國！

綠委霸佔主席台之「八佾舞於庭」已注定台灣敗亡之命運。其實還可再往前推：兩顆子彈選上總統，總統貪污不用下台，國會龍頭與在野黨鞭關說案輕輕放過，一再上演挑戰底線之「八佾舞於庭」，台灣民主焉能不垮？

## 五 「民主」乎？「精英」乎？

「少數」不只是「量」的範疇，更是「質」的範疇。不只涉及「量變」，更涉及「質變」。

根據共和主義之界定，「寡頭政治」本是「貴族政治」之腐敗墮落。「少數」作為一個「質」的範疇，就是少數人組成之統治集團或領導階層，古代叫「貴

族」·現代叫「精英」(elite)。「寡頭」即貴族精英之腐敗墮落。在這意義下·「少數暴力」作為「桀紂率民以暴」·首先是一種「質變」·是領導者本身之素質墮落敗壞·淪為惡質的「桀紂集團」·才產生「民從之」之龐大「量變」·從「少數暴力」蔓衍氾濫為「多數暴力」·一種集體的「向下沉淪」。相對的·〈中庸〉云:「堯舜率民以仁·則民從之」則是集體的「向上提升」·少數領導精英之德性可提升人民整體之德性。回到盧梭的動力方程式:「人類集合起來形成一種力量的總和·由一個唯一的動力把它們發動起來·並使它們共同協作。」這個集結動員人民力量的「唯一動力」就是「少數」之領導集團。一般常講「從量變到質變」·但「少數政治」卻是「從質變到量變」:領導精英素質之「質變」(堯舜率民以仁或桀紂率民以暴)可決定人民整體水準之「量變」·集體向上提升或向下沉淪!

這裡涉及一種「精英政治觀」·西方古代共和主義與中國古代儒學皆有之。政治之本質·最基本的權力模式必然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不存在「多數人統治少數人」之權力模式。

義大利社會學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提出現代犬儒版之精英理論:「一個社會之性質決定於菁英之性質·尤其是統治精英。」「人類的歷史乃是某些精英不斷更替的歷史:某些人興起了·另一些人則衰落了。」統治精英有兩種:訴諸暴力之獅子·訴諸詭詐之狐狸·所以任何統治精英在本質上都是寡頭集團。不難看出·帕氏的精英想像只停留在孟子所說的「以力服人」或「以力假仁者霸」之霸權格局·未曾達至「以德服人」或「以德行仁者王」之王道境界。

孔孟之「精英政治觀」超越西方之處:正面肯定人性之懿美·肯定德性內在人性·所以「人皆可以為堯舜」。肯定人民之行為與情感發乎集體性之模仿與傳染·在上位者正是人民仿效取法的對象與典範·所以「堯舜率民以仁·則民從之。」正如譚家哲指出:「思無邪就是人民之心的思無邪。但人民受上位者之主導影響甚巨·人民之善與不善·往往在於上位者之善與不善上·上位者其人之真實與虛妄·即決定人類一般存在上之真實與虛妄。」

今人皆持自由主義之偏見，標榜獨立自主之個人主義，一提及精英領導就詆為右派保守，反動復辟。此極膚淺皮相。精英領導之問題其實超越左派右派。列寧夠左了吧！其「先鋒政治」主張人民之解放需要無產階級之領導，無產階級之解放需要先鋒黨之領導。毛澤東夠左了吧！為什麼標舉「人民民主」之餘，還要加上「人民民主專政」？

歷史上之各種政體 - 貴族制，君主制，民主制，乃不同制度之形式，但政治之實質內容皆不脫「少數人領導統治多數人」之精英政治。說「人民自我領導統治」，就如同說「每個人都是總統」、「每個員工都是董事長、總經理」、「每個觀眾都是明星」，說的好聽，但並無實質意義，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政治之本質必然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問題在於，其「統治」能否「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建立起道德與思想之「文化領導權」。最本質的政治關係不在個人與體制，而在人民與領導人，群眾與精英。政治必然是「多數」與「少數」兩種力量之遭遇結合，「集體」與「例外個體」兩種意志之認同共鳴：人民之意志與領導人之意志，群眾之力量與精英之力量。這兩種力量，盧梭名為「主權」與「政府」，孫中山名為「政權」與「治權」。我建議名為「主權」與「領導權」，或「人民主權」與「文化領導權」。「王道」就是「主權」與「領導權」之理想結合。

因此，就內容而言，理想的民主應是「精英民主制」，是孫中山所說的「人民有權，政府有能」，「阿斗有權，諸葛有能」。可名為「王道民主」。

所以，真正的民主並不是取消精英，而是取消貴族世襲，將精英的位置開放給每個人，不為任何特權集團所壟斷。每個人都有平等的機會條件接受教育，只要其努力達至德性才能之高標，足堪為民表率，即可躍居領導精英。中國古代之科舉取士部分的實現了「精英民主」。而陳水扁以三級貧戶之子問鼎總統大位，躍居九五之尊，誠乃台灣民主之驕傲。但扁卻自甘墮落，辜負斷送了此最可貴之「精英民主」精神。扁出身貧窮，當最能體會窮人階級之痛苦，但扁掌權後，但知勾結財閥權貴，誰還管他貧賤同胞百世哀？

所以，真正的民主絕非否定精英，而是建立起良好的體制與風氣傳統，致力於真實精英素質之卓越追求，並維持精英階層流通之開放性與公平性。自由主義以形式化之法律體系保障了每個人之基本權利與財富，以程序化之選舉保障了基本投票權以及領導權之公平競爭與和平轉移，可惜皆只是形式上之量化指標的保障。自由主義只成就了半套的民主，徒具法治之形式，內容之素質卻每下愈況，領導人之素質，精英階層之素質，民眾之素質皆急遽倒退低落！

何謂「素質」(quality)? 答案就在中國人那句最古老提問：「何德何能？」當今世界之領導人與精英集團，個個「望之不似人君」，有幾個當得起「何德何能？」之質疑？自由主義之「法治民主」保障了形式上之「阿斗有權」，卻越來越產生不了「諸葛有能」之領導精英。「阿斗有權」作為一種「人民主權」，需要「諸葛有能」之「文化領導權」來引領提升其素質。實際狀況卻是：扶不起的阿斗卻硬要冒充諸葛亮來濫竽充數，混水摸魚，結果當然只能是沐猴而冠，小丑跳樑，導致領導權之腐化癱瘓，不只造成政府無能，人民喪權，更導致人民整體素質水準之倒退低落，舉國皆成扶不起的阿斗。

領導精英素質低落→領導權腐化癱瘓→政府失能  
→人民喪權→人民整體素質低落

簡言之，「領導權」腐化之「諸葛無能」會導致「人民主權」崩壞之「民眾阿斗化」！<sup>2</sup>

---

<sup>2</sup> 台灣政治的「領導權」腐化現象當然是全面性的，包括：立法，司法，行政，國防，外交，教育，無一不腐，爛到根柢。太陽花學運雖佔領立法院，懸置立法權，卻只知撻伐馬江的行政權腐化，而完全沒有能力反省批判王金平與綠委的立法權腐化，充分暴露其「保王黨」格局之偏狹卑瑣。立法權腐化才是所有領導權腐化中的萬惡之首。爛也是有排名的，台灣的爛人排行榜，馬還只能排第三，第一與第二是誰呢？請參閱拙文〈台灣民主的「例外狀況」〉



不待多說，馬英九當然是當代阿斗之典範。相對的，「豎子成名」的帆、廷則樹立了另類的阿斗典範。最常見的批評就是譴責學運的精英領導模式不民主，這樣的陳腔濫調比口水更沒營養。體制外的群眾運動更須採取採起列寧的「先鋒黨」模式，「咨爾多士，為民前鋒」。群眾之自發性更需要精英之領導決定方向。問題不在精英領導模式，而在於帆、廷之流，及其背後的自由派教授，根本不配稱精英，其思想之淺薄，素質之低劣，連庸人都稱不上。說學運是精英領導，就如同說馬英九是精英心態，根本是在侮辱精英。正如同說龍應台是作家，根本是在侮辱作家。龍頂多只是文筆流麗之記者，有點小聰明之「作文家」。杜甫詩云：「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間不解重騷騷。」台灣已不識何謂「作家」，更不知何謂「人才」，何謂「卓越」，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夫復何言！

正如譚家哲所言：「上位者其人之真實與虛妄，即決定人類一般存在上之真實與虛妄。」台灣民主之沉淪正是產生於一系列在上位者之虛妄：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王金平，藍綠立委政要。在上位者當然不限政治人物，更當然包括金融界的金控財閥，知識界的李遠哲，文化界的龍應台，環保反核的林義雄...，正是這些在上位者的虛妄構成了台灣人民整體之大虛妄！此次太陽花的學生教授們又將此大虛妄推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人類歷史上還有什麼比納粹法西斯更大的虛妄呢？太陽花卻像放大黃小鴨一樣，輕易廉價地吹脹出種族仇恨之法西斯大虛妄！

這把沸騰黑色島國的地獄之火卻被當成島嶼天光，人民希望，太陽花將「領導精英之虛妄→台灣人民之虛妄」之「質變」過程帶到一個「新高」。反過來說也行，太陽花將「精英素質之低落→民眾素質之低落」之「質變」過程帶到了一個「新低」：怎麼可以如此沒有思想，沒有水準，弱智唬爛到這種程度？馬英九沒水準，王金平沒水準，龍應台沒水準，但太陽花的學生教授們卻以其貧乏空洞之論述，虛矯乖戾之抗爭姿態，證明一山還比一山低，low 還可以更 low，乃有大腸花論壇之低俗噁爛不堪：小熊為廷網拍原味汗衫，雞排妹當場脫下胸罩，帆神捐出四角內褲共襄盛舉...。千萬不要小看這些輕鬆一下的 Kuso 花絮，其實這才是太陽花的本色本質，大腸花是太陽花的精華精萃，體現其「愚蠢與

低級」之思想意象！拿掉大腸花，太陽花還剩下什麼呢？香蕉、蛋糕、太陽餅<sup>3</sup>

一個簡單的常識直覺：台大、清大的學生教授們尚且如此水平，那其他學校怎麼辦？

台灣走上民主化與自由主義化將近四分之一世紀，結果竟是產生這批沒有素質可言的知識界偽精英，太陽花見證了台灣精英教育的全面敗壞崩盤！

乍聞之下，太陽花之冒現有如晴天霹靂，其實回想起來還是有跡可循。我在國立大學的文學科系教授現代文藝理論，主要教研究所，數年來感受到學生程度之低落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一個研究現代文學的碩士生，可以不知存在主義或精神分析為何物。特別是這三年，研究生水準更是急遽下降，低到不知道該怎麼教。問過幾個其他國立大學的教授，都有相似感受。就此而言，太陽花是台灣大學生素質低落，每下愈況，累積到一個臨界點，突然爆發出來的全面智障現象！

這才是太陽花最可怕的警訊：台灣人已完全喪失 quality，喪失最基本的品格與思考力。也只有完全喪失 quality，嚴重缺乏自信者，才會一昧追求「量化指標」之外在肯定認可。

相對於喪失 quality，台灣其他問題皆屬次要：經濟低迷，政黨惡鬥，貧富不均，世代剝奪...。法西斯崛起也只是台灣人民素質敗壞必然衍生之最壞惡果！

---

<sup>3</sup> 一群素質如此低劣的 low 咖竟一度佔領國會殿堂，竊據「立法者=主權者=至高者」之至尊位置，誠屬沐猴而冠，小丑跳樑，卻贏得群眾稱許叫好，台灣想不亡國也難！千萬不要小看這群 low 咖，他們開創了一套「裝可愛/狼奪權」之乖戾鬥爭模式，雖然低劣又無厘頭，卻非常有效，必將奉為台灣今後政治鬥爭之必勝典範。果不其然，422 林義雄禁食反核四，林之烈士聖人光環結合了太陽花之裝可愛，威力不可限量！

## 六 冥王星民主

帕累托稱自由主義是一種「財閥民主」或「富豪民主」(plutodemocracy)·資產階級是一種「財閥政治之精英」(plutocratic elite)。但 Pluto 本指希臘神話中的陰間之神·冥界之「冥王」·亦指「冥王星」。一個突發聯想：自由主義作為一種 pluto-democracy 何不名為「冥王星民主」·豈不妙哉！

鄭玄說：「民，冥也。」冥者·昏天暗地·日月無光。鄭說類似佛家之「眾生無明」。自由主義作為啟蒙主義之理想政體·為何會將人民導向昏暗無光的冥界·變成眾生無明之冥者？因為自由主義的領導精英本就是一群自我中心·偏狹卑瑣之冥王·幽黯陰森之冥王星！冥王星的本質就是小·卻善於裝神弄鬼·夜郎自大·自我膨脹。更有趣的是·冥王星根本就不是行星·已從太陽系的行星家族除名。自由主義精英之虛妄無道·不正如冥王星之僭稱行星？差別在於·冥王星已從太陽系家族除名·這些自由主義的偽精英們卻仍竊據領導地位·以冥王星般之虛妄無道將人民推向更大虛妄之無底黑洞·敗壞人民整體之素質。

誰是敗壞台灣人民素質之頭號「冥王」？我們不得不返回台灣民主化之「原始場景」：打破國民黨專政之外省集團之權力壟斷·還權於多數的本省籍台灣人·台灣的「民主化」同時包含「本土化\本省化」之權力重新分配·有其合理性與正當性·正如同南非白人要還權於多數黑人。李登輝是此一「民主化\本土化\本省化」過程之最大推手·對於打破一黨專政·使台灣走向自由主義化之民主法治·李有其不可磨滅之貢獻。但在「本省化」部分·為了打倒外省集團之舊勢力·並防堵其反撲·李不惜摧毀既有的領導團隊·以省籍派系之考量代替「尊賢使能」之人才拔擢·完全敗壞領導精英之素質·最嚴重敗壞素質的是公務員文官體系·國軍體系·外交體系。

精神分析告訴我們：「原始場景」就是「原始創傷場景」·李登輝是台灣民主化的第一推手·也是台灣民主惡質化的始作俑者·以省籍情結敗壞領導精英之素質·進而敗壞台灣人民之整體素質·李穩坐台灣「冥王星民主」之頭號「冥王」寶座。接下來的陳水扁·李遠哲·馬英九·王金平·都是敗壞台灣民主素

質之大小冥王星。直至今日的太陽花學生與納粹國師這群小小冥王星，可千萬別小看他們，李種下的省籍情結在他們身上開花結果，膨脹怒放為種族仇恨之法西斯主義，渺小幽暗的冥王星膨脹成黑色太陽，膨脹成吞噬全宇宙之無底黑洞.....

鄂蘭(Arendt)的《極權主義的起源》提出一個法西斯之實用指南問題：是否可能憑藉對極權主義的了解，在未來的極權主義興起之初便做出準確的判斷？

基於同一宗旨，吾人不辭迂迴曲折，透過納粹崛起軌跡來追溯辨認太陽花的法西斯系譜，最終目的當然是希望能及時中斷這場台客少年法西斯之魔界轉世，趁其魔胎尚未煉成，先破解斬除之，以免生靈塗炭。

然則，法西斯之阿修羅魔胎豈是那麼容易破解的？也許和戳破黃小鴨膨風一樣容易，也一樣困難！黃小鴨真有那麼可愛嗎？猶太人真有那麼可恨嗎？中國人真的是支那豬嗎？外省人真的是外國人嗎？

照目前情勢看來，太陽花一鳴驚人，一炮而紅，已拔得頭籌，建立首功。這群小小冥王星已塑造出黑色島國群魔亂舞之地獄派對氛圍，現在就差一個希特勒大冥王。學運背後的納粹國師與小英大姊大，有誰可以勝任希特勒大冥王之角色扮演？好像都不夠格！

一個逆向思考：有沒有可能產生一種沒有希特勒的納粹法西斯。其實鄂蘭已設想此一可能性：極權主義是「無人負責的政府」，有如一個非人格化的自動運轉之利維坦機器。然而，還是很難想像一個沒有希特勒的納粹黨要如何奪權執政？能成多大氣候？由此可見鄂蘭的權力思考之不足：並未真正思考領導權與領導人之重要性。愈是自動化的機器，愈需要在終端「有人」領導駕馭。沒有希特勒的小小冥王星的最糟可能狀況興許就是淪為美國的三 K 黨或黑豹黨，純粹洩恨報復鬧事！

而這並非不可能，因為這群小小冥王星，草莓族崩世代之媽寶學生已被基因改造成 X 變種人之政治鬥爭機器，鬥性之堅令人不寒而慄。在此必須重新思考法西斯之基本界定。

鄂蘭的另一不足就是將法西斯主義與史達林主義皆歸為極權主義，未能有效區別二者。法國哲學家維希利歐(Virilio)與德勒茲比鄂蘭更進一步，指出極權主義仍屬國家機器，法西斯主義則是戰爭機器全面啟動之自殺型國家。套用佛洛伊德的講法：極權國家仍屬自我保存之生命本能，法西斯國家則指向自我毀滅之死亡本能。

鄂蘭與德勒茲皆探討克勞賽維茲之兵學金律「戰爭是政治以其他方式的延續」逆轉之可能性「政治是戰爭以其他方式的延續」。在一般狀況，政治之奪權掌權才是目的，戰爭作為權力鬥爭的手段之一，都是服務於某一政治目的之算計考量的「有限戰爭」。但卻可能發生喧賓奪主，反客為主，戰爭從手段變成目的自身，超越任何政治目的之算計考量，為戰爭而戰爭。這正是克氏的「總體戰」之純粹理念：對敵人之全面毀滅。納粹設立屠殺猶太人集中營就是一種超越任何算計考量的全面毀滅敵人。

施密特的「政治」概念也蘊含類似弔詭：政治之本質就是區別敵友之生死鬥爭。鬥爭只是手段，奪權才是終極目的。卻也有可能發展成「為鬥爭而鬥爭」，失控發飆，玉石俱焚之全面毀滅自殺。

太陽花學運發展至今，在廉價「裝可愛」的媽寶面具下，已充分展露其「狠奪權」之當行本色，作為綠營奪權之鬥爭機器，黨同伐異，迅猛狠戾，陰險不測，無所不用其極。但同時也不斷遊走在「毀敵/自殺」之死亡邊界：佔領立法院，攻佔行政院，包圍中正一分局，反核四之佔領忠孝西路，無一不是「殺很大」而又充滿「玩火自焚」。太陽花作為小英一手打造的鬥爭機器，會成為小英奪權執政之黨衛軍衝鋒隊與開國第一功臣，還是脫離小英掌控之自走砲三 K 黨自殺機器，甚至將台灣推向全面毀滅之自殺型國家？讓我們看下去.....

### 3. 台灣民主的「例外狀況」

#### -國會少數暴力或立法權腐化癱瘓

關於立法院長王金平關說案所引發之憲政危機，吾人認為需站在一個更根本宏觀之人民民主制高點來理解評判。何謂憲政？就是人民之自我立法，制定國家基本法律與體制並貫徹施行。立法權乃成為直接體現人民意志之最高權力。西方政治學之「主權者」(the sovereign)即是指「至尊無上」之「至高者」。因此，代表人民之意志以行使立法權之立法者，無論古今中外，皆被賦予最崇高神聖之至尊地位，如斯巴達立法者賴喀葛士，或制禮作樂之周公。盧梭甚至認為立法者需有一種洞察人性而又不為人性所限之無上神性智慧！

且看今日立法院之袞袞諸公，可還有一絲一毫至尊風範？代表人民之意志立法修法是何等神聖偉大使命，卻被立院諸公糟蹋成密室協商之黨派分贓！王貴為國會龍頭，可謂至尊中之至尊，卻成為協調黨派分贓之搓圓仔大師。更荒謬惡質的是，王竟縱容在野少數黨霸佔主席台癱瘓議事。王與民進黨的關係，就猶如管區警長包庇一小幫地痞無賴，縱容其橫行霸道。難怪民進黨要變成保王黨，到哪去找這麼照顧兄弟的管區？王與民進黨的勾結構成了人類民主史上最荒謬乖異的「國會少數暴力」：四十人逞兇耍狠，竟可讓六十五人懦弱龜縮，束手無策。此乃名符其實之「寡頭政治」(oligarchy)：少數人以暴力恫嚇方式來挾持統治多數人。但若無王之包庇縱容，民進黨立委之寡頭施暴亦無從得逞。

所以，真正的憲政危機不在馬英九鋤王，國會空轉才是動搖國本之最大憲政危機，王正是立法權腐化癱瘓與國會寡頭政治之始作俑者，早已使台灣陷於動搖國本之「例外狀態」！王一手把最神聖崇高的立法權搞爛搞臭，根本不配當立法院長，早就該鋤。但現行之法制架構其耐王何，朝野又皆是王之人脈共犯圈。馬縱有萬般不是，但此次出手鋤王是符合人民正義的，堪比包青天之「龍頭鋤」，當視為「例外狀況」之緊急危機處理，可惜手法拙劣，斧鑿太過，加上特偵組烏龍監聽，全亂了套！

王之關說案還可對照扁之貪汙案。扁之罪有甚於貪汙者，更大的罪是敗壞體制，最大的罪是敗壞人心。王之罪亦有甚於關說者，其腐化國會早已造成動搖國本之憲政危機。但王最大的罪是以「萬應公」之鄉愿形象腐化社會人心。王「圓融世故」、「會做人」之好人形象早已深入台灣民間，其實是把國家利益人民福祉都拿來給自己做人情，累積人脈，根本是在慷人民之慨，實為一種更高級之「假公濟私」。孔子說：「鄉愿，德之賊。」王腐化國會，動搖國本，台灣人卻仍對之讚譽有加，這才是比國會腐化更可怕之人心腐化！

## 4. 太陽花的敵友政治與馬賽克手法

太陽花學運鬧得沸沸揚揚。外行的看熱鬧，內行的看門道。熱鬧已看夠，看出門道了嗎？太陽花是在演哪一齣「花系列」？

近日重讀施密特（schmitt），赫然發現太陽花的門道玄機，整場學運根本就是在演練示範施氏的「政治」概念。

政治之本質就是區別「敵 / 友」之存在決斷，決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之政治信念，進行黨同伐異之殊死鬥爭。做出決斷的就是「主權者」，主權決斷是凌駕法律秩序之上的「例外狀況」。所以主權鬥爭之關鍵不是取決於議會政治之理性論辯，而是取決於各種政治認同之鬥爭。

這正是太陽花的門道玄機：一場區別敵友的政治鬥爭與主權決斷。兩個特徵：1 公共意義上之區別敵友，決定「人民公敵 = 馬英九」。2 強度原則：政治是「最劇烈，最極端的對抗，而且每一次具體對抗的程度越接近頂點，即形成敵友陣營，其政治性也就愈強。」

所以可以佔領立法院，攻佔行政院，因為主權決斷本就是懸置現行法律與體制之「例外狀況」。為了將敵友鬥爭推到最強度，更可以完全不顧道德善惡，知識真假，甚至經濟利害，「甚至與政治敵人擁有商業往來會更佳有利。然而，政治敵人畢竟是外人，非我族類。」

只有一點教人費解：整齣花系列實際上演的戲碼是強度「政治化」的「名模生死鬥」（林飛帆 PK 馬英九），說的卻是自由主義「中立化」與「去政治化」的溫吞台詞！而施密特的頭號死敵就是自由主義。

這倒底是在演哪一齣？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舞「反服貿」的項莊之劍，意在「反馬反中」之沛公！



是「掛羊頭，賣狗肉」？掛「民主自由」之羊頭，賣「台獨認同」之狗肉！

是「披上羊皮的狼」？披上「自由主義」羊皮的政治鬥爭大野狼！

根本的理由是：自由派教授學生們的思想水準太低，視野格局太小。燕雀安知鴻鵠之志？自由主義是燕雀的民主，施密特雖無鴻鵠之志，也有梟雄之姿，燕雀安知梟雄之姿？

附帶的理由：綠營的政治操作已習於日本A片的馬賽克手法：既然是A片，為什麼不敢露第三點，非要打上馬賽克？但A片哈日族就是喜歡這種「睜眼說瞎話」的調調。整齣「反服貿學運」的潛台詞是：「我不反對服貿本身，但堅決反對由外省人政黨簽訂服貿協定。」此潛台詞就是「第三點」，所有反服貿、反黑箱、程序正義之訴求都只是「馬賽克」，整齣戲的大戰三百回合乃顯得極其虛矯憋扭，乖戾錯亂！

太陽花學運令人看得氣悶難耐，一如A片馬賽克。什麼時候可以推出解碼版？聽說日本網友很挺太陽花，倒是建議日本A片馬賽克何不換成太陽花圖案？

## 5. 柯 P 與中間選民的 AV 馬賽克

柯 P 要不要加入民進黨吵了好幾個月，據說會影響%5 的中間選民支持率。問題是，在意識型態光譜上，柯 P 是正港深綠，跟汪笨湖比也毫不遜色，還差一張黨證嗎？但形勢顯示，只要不入黨，柯 P 就可以保持政治素人的清純外表，%5 的中間選民就會對素人外表下的深綠本色視而不見。有論者批評這根本是在騙選票。不，中間選民並未被騙，「騙/被騙」並不足以形容柯 P 與中間選民之間「視而不見」的乖異氛圍。

柯 P 的政治素人秀是「國王的新衣」嗎？不盡然，其「視而不見」的模糊曖昧倒是令人聯想到日本 A 片的「馬賽克」障眼法：明知道在幹哪檔子事，但只要在女優胴體的第三點打上馬賽克，就可以假裝沒看到，沒那回事。相信柯 P 可以代表第三勢力的中間選民，莫非都是 AV 哈日族，把「柯 P 不入黨」當成「睜眼說瞎話」的馬賽克？不，柯 P 並未欺騙中間選民，是中間選民選擇自欺欺人！

且看沙特對「自欺」(bad faith)的經典分析：瑪莉一心嚮往真愛，卻發現每個交往的男人都只想和她上床，哪有半點真心？但瑪莉還是會自我安慰：今晚約會的皮爾和上次那個保羅不一樣，會對我付出真心，而假裝沒看到皮爾色眯眯的眼神。一般的欺騙是自己知道真相，而對他人掩蓋真相。自欺卻是把自己知道的真相對自己掩蓋起來，自己騙自己，騙子和被騙者是同一人。自欺乃成為一種不可思議的「意識半透明狀態」(translucency of consciousness)，意識自我遮掩、自我蒙蔽有如半透明的「毛玻璃」，不就是 AV 馬賽克？

為什麼要自欺？因為人生有些真相是痛苦不快的，令人無法直面，不遮掩一下，日子過不下去。「自欺」其實是對「自我感覺不好」的拙劣遮掩，一如「掩耳盜鈴」！有各種「自欺」類型：白雪公主童話每天照魔鏡的壞心皇后是自我催眠的 bad faith 原型。阿 Q 精神勝利之無上心法是另一種 bad faith。柯 P 素人秀又提供一套 AV 馬賽克之日式 bad faith！

但柯 P 素人秀並非第一砲，是 319 槍擊案兩顆子彈的「真相疑雲」開啟了台灣政治操作的馬賽克手法，欲蓋彌彰，望眼欲穿！那麼，柯 P 又「馬賽克」了什麼望眼欲穿的真相？

沈富雄跳出來表達對柯 P 的吃味與不服，提示了有趣線索。皆為綠營名醫，不受黨團約束，直率敢言之自走砲，沈 P 與柯 P 確有頗高相似度，連外貌都蠻像。但無論人品才學，沈 P 實比柯 P 高明許多。而這正是柯 P 素人秀的馬賽克真相：以沈富雄的外表來「馬賽克」汪笨湖的本色！這才是台灣民主不願面對，視而不見的真正病灶：為什麼真正的賢良人才總是出不來？台灣真的就這樣自甘沉淪，成為一個「劣幣趨逐良幣」，「天地閉，賢人隱」之無道社會？

## 6. 黃色小鴨-「玩這麼大」的兒童鏡像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隻漂浮在嬰兒洗澡盆中的塑膠黃色小鴨，有一天突然膨脹放大如一艘船艦，停泊在港口海灣。這不是童話，而是今日的國際熱門新聞，萬眾矚目的世界奇觀。西諺云：「倒洗澡盆的水，連嬰兒一起倒掉！」沒關係，只要留下黃色小鴨，把它無限放大，彷彿倒掉的嬰兒連同洗澡水都一起收回來了！

而這又有什麼意義呢？黃色小鴨真的觸動了某一世代的童年共同記憶？就算是，也只是嬰兒與幼稚園水平的小趣味，不像小叮噠與史奴比的「可愛」包含了許多故事與意義。一個沒有故事，沒有意義的黃色小鴨值得「玩這麼大」嗎？

我知之矣，黃色小鴨的「意義」就在於它的「沒有意義」。它的瑣碎無謂、空洞貧乏更勝凱蒂貓與憤怒鳥。黃色小鴨就是拉岡所說的「小對象」(petit objet  $\alpha$ )，是吾人無可滿足又無法直面的欲望的一個暫時的「替代物」。它可以是任何對象，並隨時可被其他對象所替代，「濫竽充數」就是它的選擇原理，「窮極無聊」就是它的欲望法則。愈是瑣碎無謂的事物，愈可被一種強迫症的偏執轉化為欲望的固著對象，表現為強迫重複儀式，就如潔癖患者不斷洗手，問題不在手髒，而是藉洗手來轉移掩飾無意識欲望深層無法處理的骯髒齷齪感。強迫症是一種微小差異的自戀狂，透過某個瑣碎對象的無謂重複來轉移焦點，逃避真正的問題與焦慮，一種避重就輕，捨本逐末的轉移逃避策略。

要轉移逃避到哪裡去呢？逃避到兒童鏡像階段，轉移到想像秩序。拉岡說：八個月大的嬰兒尚無法控制自己的肢體動作，卻偶然發現鏡中影像可隨自己意欲而動作，乃產生一種操控自如的「自主幻覺」，形成「這就是我！」(C'est moi!)的想像投射的自我形象與主體命名儀式。黃色小鴨作為一個童年記憶的「小對象」，正是一個瑣碎無謂，卻可簡易操作的兒童鏡像，所以可以「玩這麼大」，在想像投射中無限膨風放大，成為強迫症般廉價操作的集體自戀儀式，藉以逃避這世界沒有意義、沒有方向的空虛無聊感。黃色小鴨反映出全世界的智力水

平都已退化到兒童鏡像階段，以美其名曰「童真」、「單純」的廉價裝可愛來逃避問題，粉飾太平，完成「自我感覺良好」的主體命名儀式：C'est moi！黃色小鴨就是我！我就是洗澡盆裡的小王子，全世界都是我的洗澡盆！

莫再嘲笑小馬哥，大哥不笑二哥，大家不都在「自我感覺良好」？不管是小馬哥、小王子還是村上春樹，全世界都在追尋一個裝可愛的「小對象」！黃色小鴨更讓這個「小對象」小到不能再小，同時又讓它無限膨風到「殺很大」，教人忍不住想罵一聲「X小」！

## 7. 反媒體巨獸之唐吉軻德大戰風車

大財團併購媒體，大學生成立「反媒體巨獸聯盟」，教育部發文表達「關心」，立委授權大學生在國會嗆聲教育部長，這一切的一切讓民眾看得不知所云！吾人想起德國哲學家雅斯培(Jaspers)的一段話：「人類把從前好不容易掙來的自由，花費在無用的事物上，變成了空洞的自由。」可視為此次事件之最佳寫照：台灣人把好不容易掙來的言論自由，變成了空洞的論述與低俗的八卦。歷經解嚴解禁，台灣的「民主化」進程早已過了爭取「言論自由」的階段。今日的問題已非「言論不自由」，而是言論的空洞化與八卦化！所以，當「反巨獸聯盟」把今日的八卦媒體想像成戒嚴時代的威權體制而對之宣戰，亦如唐吉軻德之大戰風車。

言論自由是一個民主社會的「必要條件」，但並非「充分條件」與最終目的。言論自由的最終目的應是為了產生有意義，有內容，有思想之言論。而很明顯的，在今日大多數的民主國家，從歐、美、日本到台灣，言論自由非但未能產生有內容，有思想之言論，反而是大量製造陳腔濫調之空洞口水，窮極無聊之低俗八卦！為什麼會這樣呢？因為「自由主義」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種「形式」條件，並無法提供任何實質的「內容」，就如同一個自由開放的舞台，並不能保證舞台上演出的節目必然精采有內容！

要如何產生有內容，有思想之言論？真正的「內容」是基於「人性」與「倫理」所開展實現的各種「德行」之實踐與「文化」之創造。這是一個「人文」問題，而自由主義以保障「個人之自由與權利」與「自由市場經濟」為最高原則，「個人權利」又以「私有財產權」為模型，所以自由主義在本質上就具有一種「去人文化」之「思想貧乏」傾向。言論自由會淪為言論的空洞化與八卦化，亦自由主義之宿命。

這也正是鄂蘭(Arendt)所批判的現代人的「無思想性」(thoughtless)·所謂「惡之平庸性」由此而生。德勒茲(Deleuze)則稱之為「愚蠢」與「低級」的「思想意象」·可進而導出「殘酷」。此次事件充分反顯出自由主義的思想貧困·無論是大財團的財大氣粗、粗鄙無文·國家官僚與立委的尸位素餐、肉食者鄙·大學生的空洞論述、乖戾抗爭·皆共享了同一種「無思想性」之「思想意象」!

借用流行多年的戲劇旁白：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財團、媒體與言論自由的命運糾葛·立委、官僚與學生的糾纏糾結·還是思想、觀念與抗爭的頭腦打結?讓我們看下去。

## 8. 強迫症，火柴人，野草莓

「強迫症」是現代人常見的精神症狀，患者會莫名其妙地固著於某個尋常意念，成為執迷著魔般的「固著意念」，而不斷重複一些瑣碎動作或無謂想法。潔癖是最典型的「強迫症」，有人會無端覺得自己的手總是不乾淨的，而不斷去洗手，洗到皮都破了還停不下來。洗手的動作在「固著意念」的強迫重複下，變成某種個人性的私密儀式。

依據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強迫症」的重複其實是一種「轉移焦點」的心理機制，患者藉著不斷重複某個瑣碎動作與無謂想法，來轉移真正的問題與焦慮，逃避與掩蓋自己無法面對的精神創傷。正如一個不斷洗手的潔癖者，真正的問題不在「手髒」。「手髒」作為「固著意念」只是一個「轉移焦點」的藉口，藉以逃避與掩蓋潛意識底層揮之不去的污穢齷齪感。重複洗手乃成為象徵性替代的自我洗滌淨化的私密儀式。所以，佛洛伊德指出，「強迫症」患者都是「微小差異的自戀狂」(narcissism of small difference)，藉由微小事物的固著執迷來轉移替代真正的問題與焦慮。

數年前有一部好萊塢電影《火柴人》，尼可拉斯·凱吉飾演一個詐騙集團的老大，卻患有「強迫症」，雖然行騙天下，腰纏萬貫，卻不懂揮霍享樂。不行騙的時候，就把自己關在家裡，整天拿牙刷刷地板。故事結局，凱吉的同夥利用他「強迫症」的心理弱點，設局把他的錢全部騙光，凱吉的「強迫症」反倒因此不藥而癒，可以正常過生活，所以他並不想再把錢追回來。

《火柴人》凸顯了「強迫症」的矛盾特質：凱吉對於自己以詐騙為業，一方面承受良心的嚴厲自責，產生深重的罪惡感，另一方面卻又極力規避良心的自責，乃衍生出種種自閉與潔癖的病態乖異行徑。他真正想刷而刷不乾淨的，當然不是地板，而是自己一手騙來的「髒錢」。

如果把阿扁比擬於《火柴人》的詐騙集團老大，可發現一個有趣差別，那就是，阿扁對於自己貪腐洗錢的詐騙行為沒有絲毫的良心自責，民進黨也沒有，



深綠群眾也沒有。耐人尋味的是，反而是一批自許為「自由派」清流的親綠學者與學生，對於阿扁的貪腐詐騙產生一種無可辯解而又無法直面的弔詭罪惡感。

於是，一切清流之姿的堅持，無非是為了轉移逃避阿扁貪腐的龐大陰影，自我洗滌淨化那無可承受的污穢齷齪感。要如何轉移呢？按照「強迫症」的「微差異化」邏輯，當然要偏離眾人關心矚目的重大議題，轉而固著執迷於某個莫名無端的邊緣另類議題，造成令人錯愕不解的「失焦」效果。此一「微差異化」的議題操作手法看似高深玄奧，說穿了，就是一般常講的「拿著雞毛當令箭」，在雞毛蒜皮的事上大作文章。

所以，在紅衫軍反貪腐運動中缺席的大學生，卻在樂生療養院另闢戰線，異軍突起，搖身一變為捍衛世界文化遺產的古蹟守護神。而相對於圓山圍城之夜的警民火爆對峙，自由廣場誕生了和平靜坐的野草莓學運，卻大炒「反集會遊行法」的反戒嚴冷飯，彷彿是重返解嚴前夕的時光隧道，令人不知今夕何夕？

這一切的偏離失焦，不知所云，無不是為了展現某種「微差異自戀」的清流潔癖之姿，透過一種「避重就輕」、「捨本逐末」而又「矯飾自欺」的心理轉移機制，刻意的自我邊緣化，另類化，波希米亞化，乃至小眾秘教化！

能看到沉寂已久的學運重新登場，原是令人振奮之事，鼓掌喝采都來不及，實不該潑冷水。尤其是目前大學素質水準嚴重倒退低落，能夠站出來關懷社會，參與學運者，應都是大學生中的菁英秀異之士。然而，為什麼要把運動搞成如此地彘突矯情與小家子氣，簡直是小兒科無厘頭！

真正的反對運動絕非小眾秘教化的自我淨化儀式，而是「咨爾多士，為民前鋒」，打出「呼群保義」之旗幟，號召集結群眾力量與體制衝決對抗。而一個自我邊緣化與波希米亞化的反對運動，已喪失任何群眾基礎與「呼群保義」的運動正當性，也喪失向體制施壓喊話，要求談判的籌碼與實力。野草莓微小差異的挑釁之姿對國家機器構不成任何威脅，唯有讓統治者暗爽偷笑在心，連打壓都懶得打壓了。

## 9. 藍綠史觀的文化領導權之爭

課綱微調引發綠營強烈反彈，反映了「中華民國 vs. 台獨」之藍綠史觀對立。論者多視為意識型態之爭，吾人建議重新定位為文化領導權(hegemony)之爭：任何政權之統治皆須建立道德與思想之文化領導權，以德服人，以理服人。藍綠史觀之爭亦須通過「以德服人，以理服人」之高標準檢驗！在此先論台獨史觀，民國史觀另論。

「以理服人」須建立系統性論述之理念與主義，至少須具邏輯一致性，不可持雙重標準或自相矛盾。例如，批評民國史觀是黨國史觀就是持雙重標準，台獨史觀難道不是民進黨塑造的另一套黨國史觀？程序瑕疵之批評亦然，莫忘了扁執政時國會藍大綠小，當時教育部長杜正勝可以將主導四十載之民國史觀扭轉成台獨史觀，其程序上之暗渡陳倉與強渡關山又豈是「瑕疵」所能形容？差別在於，藍營懦弱龜縮，綠營逞勇善鬥，所以杜部長之大扭轉可以「頭過身就過」，蔣部長之微調則被罵到臭頭！

進而言之，台獨作為人民自決之主權獨立運動，以反殖民為單一訴求，而不惜將中華民國定位為外來殖民政權，但對日本帝國殖民卻認同眷戀有加。這已不只是雙重標準，而是基本原則之自相矛盾：主權獨立之人民自決原則與日本殖民認同怎麼可能並立共存？台獨史觀植入「日治說」之皇民史觀，不啻自我解構！欲執此皇民史觀獨立建國，國未建已先亡國！

「以德服人」更不可違背基本的人道立場。有些事並無絕對的對錯善惡可言，例如統獨立場。但德國納粹發起二戰與屠殺猶太人，日本侵略中國與南京大屠殺，則是絕對的惡，須予以最嚴厲之譴責。台獨也許會說：日本侵略中國，甘台灣人屁事！那同理可推，德國納粹屠殺猶太人，甘台灣人屁事！雅斯培(Jaspers)的《德國之罪》說：「我們首先是人，然後才是德國人。」大哉斯言！只要是人，皆應譴責德國與日本之法西斯罪行，包括德國人與日本人自己，

因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不譴責德日罪行者，非人也。台獨可以主張台灣人不是中國人，可以把中國人當成頭號敵人，但仍應基於人道立場譴責日本之侵略中國。台獨可以「去中國化」，但不可「去人性化」！

懇切籲請台獨有仁人志士站出來，大聲譴責日本之法西斯罪行與帝國殖民！這是樹立台獨正當性之最低限度道德要求。逾此底線是自陷於「不仁」與「非人」。孟子說：「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溼而居下也。」台獨執皇民史觀，正是「惡辱而居不仁」之自失立場，不只是理論破產，更是道德破產，結果只能是孟子說的：「不仁者可與言哉？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 10. 台日殖民辯證—從「脫亞入歐」到「脫中入日」

從日治說到 KANO，台灣的殖民現代性問題亟待深思。

現代性源於歐洲，本就蘊含歐洲中心之西方殖民主義。日本之「脫亞入歐」就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同時效法其殖民主義，加入歐洲列強一起霸凌亞洲的難兄難弟。受日本殖民影響的台獨也效法「脫亞入歐」來個「脫中入日」，和日本一起歧視支那。日治說與 KANO 皆強烈反映「脫中入日」傾向，這是人類殖民史上一個奇特例外，必須重新定義「殖民」：

「殖民」就是「外來者」入侵某地，視「原住民」為非我族類，強加不平等之「主/奴」統治關係。關鍵在於，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需互相認定對方為「他者」、「外人」。「殖民關係」是一種「互為他者」的「主/奴」意識辯證。

殖民不等於專制，就在此「相互認定」( mutual recognition ) 之主觀意識環節。例如，慈禧太后與小李子是專制之主奴關係，但絕非殖民關係，因為彼此互認是親密的「自己人」。此論專為台獨而設，因為在獨派眼中，國民黨與外省人是非我族類的「外人」、「外國人」，日本殖民者反而才是「自己人」，「同一國的」！

「脫中入日」反映了「脫亞入歐」的西方中心主義：「日本=歐洲=現代文明進步 vs. 中國=亞洲=東方野蠻落後」。然而，台灣的殖民現代性只能是「脫中入日」嗎？

正如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之「主/奴」辯證：奴隸反而有主人所沒有的優勢。強勢的西方面對弱勢的東方，並不會真的想去了解與學習。反之，弱勢的東方被迫接受西化，反而得以走出自我，從他者學到許多。因此，東方國家的現代性經驗雖充斥西方強勢殖民的不平等「主/奴」關係，卻也蘊含了青出於藍，後來居上之辯證可能性。在文學藝術上最有可能展現此青出於藍之現代性逆轉

勝，十九世紀的俄羅斯文學是箇中典範。俄羅斯當時所面臨的西化壓力並不亞於後來的非西方國家，但也因此激發其現代文學藝術大綻異彩，能量激情原創尤勝同時期西方。二十世紀下半葉拉丁美洲的魔幻寫實文學與繪畫是另一個大綻異彩，超越西方之典範！

其實日本之現代文學與電影，如芥川龍之介、三島由紀夫、小津安二郎，亦達青出於藍境界。那麼，台灣的殖民現代性可有青出於藍，超越日本之成就表現？

有的，1930年代的台語流行歌曲〈雨夜花〉、〈望春風〉、〈月夜愁〉，鄧雨賢學自日本教育之現代作曲，配上台語歌詞文白夾雜、雅俗共融，塑造出哀婉淒惻而又清新悠揚之新民謠風，遠超乎日本歌之一味哀艷傷感。公視 2012 年時代劇《歌謠風華》重現了這個台灣人唱出自己的歌，超越日本的黃金時代。這才叫台灣的驕傲，敢問「脫中入日」者流想像的到嗎？

## 11. 虬髯客精神與大亞洲理念

中國大陸設東海防空識別區，引發美日緊張，亞洲戰雲再起。三強的戰略考量可表述為路人皆知的三大命題：1 美國重返亞洲。2 中國崛起。3 日本右翼復辟。

今人但知「戰略」就是「軍事 - 政治 - 經濟」綜合體之力與利的純現實關係，早已遺忘「戰略」亦是「理念」與「主義」，設定「為何而戰」之最高指導原則！友人陳光興嘗提出「亞洲作為方法」，其志可嘉，但概念有些混淆。亞洲不是「方法」，而是「理念」，以聯合亞洲諸國反抗西方列強之帝國殖民。敢問今日牽動亞洲形勢的三大戰略命題，何者有「亞洲作為理念」之高度？美國重返亞洲與日本右翼復辟是司馬昭之心，不值一駁！那麼，中國的崛起又與亞洲理念何干？

近讀日人宮崎滔天的《三十三年之夢》，赫然發現答案。宮崎本名寅藏，為明治時代之日本浪人，卻胸懷大亞洲主義之革命理想。其理念來自二哥彌藏，認為世界問題在於白種人侵凌殖民黃種人，欲扭轉此命運繫於中國之興衰。倘若中國得以革命復興，則亞洲諸國可興，不惟復興黃種人權利，更可伸大義於天下，建立世界大同。關鍵在於能有堪當大任之英雄奮然而起。兄弟二人乃計畫深入中國內地，遍訪英雄，若得其人，願鞠躬盡瘁助其完成革命大業。惜彌藏早夭，寅藏得遇孫文，驚為天人，結為生死之交，畢生支持中國革命，無私奉獻。

是書寫於惠州之役後，宮崎自敘早年革命生涯之飛揚頹唐，孫文之序將宮崎比為隋唐豪俠虬髯客，有畫龍點睛之妙：「日憂黃種夷陵，憫支那削弱，數遊漢土，以訪英賢，欲共建不世之奇勳，襄成興亞之大業。聞吾有再造支那之謀，創興共和之舉，不遠千里，相來訂交，期許甚深，勗勵極摯。方之虬髯，

誠有過之。惟愧吾人無太宗之資，乏衛公之略，馳驅數載，一事無成，實多負君之厚望也。」

日本是亞洲第一個現代化成功的國家，卻脫亞入歐，加入歐洲列強行列一起霸凌亞洲的難兄難弟。日本武士精神更墮落異化為法西斯軍國主義，假「大東亞共榮圈」之名荼毒中國。相形之下，宮崎以一介浪人竟能超越民族偏見，以大亞洲理念投身中國革命。浪人正是馬克思所說的遊民無產階級，在宮崎身上竟展現為列寧所說的「無產階級必須超越它自身之局限，上升為一切被壓迫者的領導者。」這浪人昇華的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更賦予虬髯客之傳奇精神，概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功成不必在我！

如果中國的崛起不只是複製另一個美國或日本，而能為全世界開創新局，吾人當發揚宮崎之虬髯客精神：以亞洲為理念，取徑中國，邁向世界新共和，反抗美國霸權與日本右翼復辟！

## 12. 孝女白琴的悲愴政治學

同志人權法案遊說聯盟在凱道上豎立百座墓碑，苦勞網記者王顥中在臉書上稱之為「現代孝女白琴的情感昇華版」，真乃妙喻，引發我對布袋戲的一些記憶與聯想。

孝女白琴原是布袋戲中的一個角色人物，後來竟成為殯葬業的流行代稱，更成為深入人心的庶民象徵，真乃台灣奇譚。孝女白琴出現在最早的霹靂布袋戲(金太極、獨眼龍、黑白郎君的那齣)，終日披麻帶孝，手持白幡，行走天涯，從不說話，只是悲泣哀歌，是一個身世如謎的神祕高手。她究竟想幹嘛，我早已記不得，卻記得一個橋段：有一次，永遠的配角秦假仙遇到孝女白琴，秦號稱戰地記者，兼賣裹死人的草蓆，乃向白琴提議：「不如我們倆個合作開一家葬儀社，一定大發。」白琴依舊一言不發，拿白幡電了秦假仙幾下，揚長而去。留下秦假仙兀自在哪裡惋惜痛失大好商機。

好笑之餘，我突然發現一個驚異點：孝女白琴+秦假仙，這是什麼組合？不正是今日台灣最夯的政治操作模式之夢幻組合？秦假仙當然是專吃死屍腐肉的胡狼禿鷹，孝女白琴又是何方神聖呢？王顥中稱孝女白琴是哀悼者，我覺得還不足以形容。那種五子哭墓，呼天搶地，真正捶心肝的台式哀悼，應該叫「悲愴」。孝女白琴象徵一種非常本土的「悲愴政治學」，將政治受難的死亡創傷場景那種無法直面，不可言說之「悲愴」轉換為權謀鬥爭的籌碼與民粹消費的符碼！

真是太神奇了，三十年前的布袋戲橋段竟預示了今日台灣的現實政治戲碼！差別在於，布袋戲中的孝女白琴拒絕了秦假仙，堅持「悲愴」是不可販賣，不可消費的。今日台灣政界的孝女白琴卻與秦假仙一拍即合，默契十足，將「悲愴政治學」之消費符碼發揮到極致，台灣政治實現了連布袋戲都做不到的秦假仙之文創理想：孝女白琴+秦假仙，果然是哭倒長城，笑傲台海之無敵夢幻組合！



## 13. 廢死，反核四，反服貿之精神貴族

捷運隨機殺人事件引發輿論爭議不休，竟也意外引起廢除死刑論者的絕地大反撲。吾人也意外發現，廢死與反核四，反服貿在思考邏輯上具有某種「家族相似性」！

「廢除死刑論」其實是西方自由主義者的遮羞布，用來遮飾美化其「民主人權」體系充滿雙重標準、原則自相矛盾、罄竹難書之不公不義、千瘡百孔。為什麼要拿「廢死」當遮羞布？因為非常簡易廉價便捷，只要高呼「每個人的生命權皆不可剝奪」就可大義凜然，氣沖斗牛，和高呼「信耶穌者得永生，不信者下地獄」有異曲同工之妙。至於剝奪他人生命權的人應如何處置，當然只能交給主耶穌，人類無權處置！因此，廢死論者和西方早期到非西方國家的傳教士具有極其類似的道德優越感，「廢死/未廢死」就如同「信耶穌/不信耶穌」，成為區別「文明/野蠻」之至高判準，西方人藉此獲得高人一等之文明優越感，合理化正當化對非西方國家的侵略殖民，種族屠殺，買賣奴隸，鴉片貿易……。

記得上個世紀末，1999年，我在巴黎社科院旁聽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Derrida, Jacques)退休前的最後一堂課，主題就是關於死刑之解構思考，主要的論爭對手則是康德(Kant)。德氏認為，康德是「從原則上」提出理由來支持死刑，迄今為止的廢死論者沒有一個達到康德的思想高度，「從原則上」提出廢除死刑之理由。德氏自是想當廢死論之康德，可惜沒有完成論述，壯志未酬。

吾人認為，要從根本原則上探討死刑之存廢問題，須回答兩個問題：一，刑罰之意義與存在理由。二，死刑在刑罰體系中之地位。自由主義的刑罰觀是基於功利主義原則之行為後果論，康德則是唯一超越功利原則的自由主義者，將自由主義的「自然權利」原則(natural right)提昇為「道德義務」(moral duty)，完成自由主義所能達至之最高思想。

至於台灣廢死論者之思考水平當然未達康德之高度，屬自由主義末流。但藉由此次事件，吾人卻意外發現，在台灣，廢死，反核四與反服貿之間原來具有相似的思考邏輯與道德優越感，都是只有程序思考，而無法思考最根本之原則及概念，卻無限上綱化：支持死刑就是野蠻落後，支持核電就不是人，支持服貿就是賣台，一言以蔽之，都是該下十八層地獄之非我族類。廢死，反核四與反服貿乃形成一個具有「家族相似性」之精神貴族集團，其精神血緣系譜可追溯至歐洲中心主義之「自由主義→人道主義→基督教」充滿西方文明優越感之「神聖家族」，具體的地緣政治系譜則是歐美一家親的美國，以及脫亞入歐的日本。不廢死與不反核當然要貶為「東方/亞洲/中國/野蠻/專制」！

但對於台灣的廢死與反核者，有一點比較尷尬，那就是他們孺慕情深的宗主國美國還有日本，皆尚未廢死，也未廢核，難道也要列為落後野蠻之國？

## 14. 台灣人文學術的「I級/埃及化」

台灣學術界近十年之最大變革，就是以英文期刊論文之索引系統(index)作為學術評鑑之主要依據，任何研究成果皆須列入「I級期刊論文」才有學術價值。期刊論文簡稱 paper，本就指理工科之實驗報告。I是索引、指標、指數，可量化為各種點數積分之統計標示，便於審核、評分、認證。所以從國科會計畫、教授升等到大學評鑑、進入世界百大，壹是皆以「I級」為本！

I級系統本就是理工科之框架模式，為什麼要強加於人文領域？台灣人文學術的「I級化」反映了什麼問題？我知之矣，所謂「I級」簡直就是「埃及」！譚家哲的《形上史論》指出：埃及文化是一種「物」與「死亡」的崇拜，如木乃伊。奴隸制亦源於此：只有把自己當成物，當成死人的人才會自甘為奴。現代科技與商品經濟對物世界之操作宰制即源自埃及之「死亡物」崇拜。「物化」就是「奴化」，今日所謂全球新管理主義之技術官僚化，實為一種集體的自我物化奴化與死體化。

台灣人文學術的「I級/埃及化」正是一個「科技對人文之殖民」的「現代性」老梗故事，舉世皆然。但台灣的獨到之處在於：台灣人文學界竟沒有任何反抗就自動繳械投降，甘為亡國奴與殖民！I級系統雖來自美國，但美國人文學界也沒有像台灣如此I級化。請問美國有哪位人文大師與學者是靠期刊論文來建立其學術地位？而台灣學者只會投稿期刊，早已喪失寫書的能力。

如將「科技對人文之殖民」比擬於英國侵略中國之鴉片戰爭，台灣人文學門的大老則可比擬於清末外交大臣之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完全喪失最起碼的人文精神之自尊自信，斯文掃地之至。至於理工學門的大老(教育部長、國立大學校長)則根本形同洋奴買辦在幫著賣鴉片，但知盲目追求「世界百大排行」，假「國際化」之名來掩飾自己喪失文化自信，所以更怕被瞧不起，更迫切需要

獲得他人認可之自卑與自大情結。請問，有哪個教育部長或大學校長可以有點格調尊嚴，敢站出來說：不要再拚百大，不要再搞五年五百億！

孔夫子說：「君子不器。」真正的領導人應具備超越工具思考的人文理念與視野，否則就是韋伯所說的「沒有精神理想的專家」，如台灣的教育部長或大學校長化身為今日新管理主義之技術官僚。有這樣的教育部長與大學校長，台灣的大學生當然也只能是韋伯所說的「沒有靈魂的享樂主義者」！

台灣的大學早已進入殖民亡國狀態，不是被美國殖民(美國還不屑呢)，而是自我殖民，自我物化奴化死體化。自教育部長、大學校長到教授、大學生，壹是皆以「I級/埃及」為本，大家埃及見！

## 15. 阮玲玉與卡夫卡

偶然讀到民初文人夏丏尊《平屋雜文》的〈阮玲玉的死〉：「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眾轟動，主要原因就在大眾對她有認識，有好感」「藝術家的任務就在於用了他的天分體會大眾的心，用了他的技巧滿足大眾的要求。」「凡是心目中沒有大眾的，任憑他議論怎樣巧，大眾也不會把他放在心目中。」「中國文人死的時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眾轟動的，過去固然不曾有過，最近的將來也決不會有吧。這可是使我們作文人的愧殺的。」

有趣的是，夏的平實筆調竟呼應尼采的超人思想：「偉大的明星啊！什麼將是你的快樂，如果沒有那些為你所照耀的人們？」

而卡夫卡寫給一個劇作家的信中也有尼采的迴響：「您無疑是一代人的一個領袖…因為走在沼澤地的這個社會有些人是能夠引導的。而這回卻出了這麼個劇作。它可以擁有一切優點，但它歸根結蒂意味著退出領導地位，這裡面甚至無領導地位可言，有的倒不如說是對一代人的背叛，是把他們的苦惱遮蓋起來，加以軼事化，亦即剝奪其尊嚴。」

誰想的到，夏丏尊、尼采、卡夫卡說的竟是同一件事：文人不只要和明星比群眾魅力，還需具領袖之高度！當今文人卻自我剝奪了領袖地位與明星魅力。這不可剝奪的地位與尊嚴就是葛蘭西所說的「文化領導權」(hegemony)，立於思想與道德之制高點！

不只毛主席，卡夫卡也說：「文學是人民之事。」真正的文化與政治是同一件事！如果政治是人民之事，文化更是人民之事，都是為了增進提升人民之德性與幸福。在這意義下，一個文人和一個政治人物一樣，都是領導人，都應盡最大努力去感動引領人民，如孟子說的：「憂民之所憂，樂民之所樂，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換言之，文人與政治人物皆應展現王者之風與明星魅力，這才是「王道」：

文人→明星→領導人→文化領導權→德性與思想之制高點

君不見青年毛澤東慷慨高詠：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文化領導權之競逐就是要如此大氣與高蹈，不然就會斯文掃地，吃相難看！且看今日台灣文人，如卡夫卡所言，早已退出領導地位，背叛一代人，喪失「憂民所憂，樂民所樂」的王者之風，只能把一己的小感傷、小確幸加以軼事化，成就美其名曰「私密書寫」、「抒情傳統」的肚臍眼文學。如果一個滿口人民福祉，實則假公濟私，公器私用的政治人物會被人民唾棄為政客，那麼，今日台灣文人以肚臍眼文學竊佔媒體版面，豈非比政客更令人不齒之公器私用？

自我棄守「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文化領導權，台灣文人可以比台灣政客更爛，肚臍眼文學可以比黃小鴨、煙火秀更空洞更無稽更沒看頭！

## 16. 《君王論》五百年與今日台灣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Prince)是西方政治學經典，在出版史上更是僅次於《聖經》的暢銷書。所謂「馬基維利主義」早已成為權謀功利、犬儒現實之代名詞，暢銷書市也始終不乏講授帝王術與厚黑學的君王論書寫。

但世人都忘了，《君王論》寫於1513年，今年剛好五百周年。今年亦是盧梭誕生三百周年，歐美與大陸學界舉辦不少紀念研討會。但相較於盧梭三百年，《君王論》五百年其實更值得紀念與討論，因為盧梭的問題來自馬基維利。

然則《君王論》五百年與今日台灣何干？眼前的黑心油事件見證著台灣已徹底的馬基維利主義化。孔子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說：「上下交征利，則國危矣。」台灣已成「上下交征利，民無信不立」之亂邦危國。台灣不是已民主法治化，怎麼會走到這步田地？答案就在馬基維利的著名教誨：「君王無須誠信」。請看台灣領導人，從李登輝、陳水扁、馬英九，學界領袖李遠哲、曾志朗，直至此次黑心油事件的工商大老闆，哪個不是奉行「君王無須誠信」的馬基維利主義者？而孔孟的教誨是：「君無信」則必然「民無信」，「民無信」則必然「國危矣」、「國不立」！

《君王論》開啟了現代自由主義奉「個人權利」為最高原則之民主法治政體。《君王論》五百年就是讓這個現代政權崛起壯大，歷經盛衰轉換之完整實驗過程，也一步步暴露其馬基維利主義之底蘊本色。台灣的民主化卻以20年時間壓縮了西方5百年歷史，快速的自由主義化，也快速的馬基維利主義化，淪為德性蕩然之犬儒政權。其實從李登輝開始就已注定了台灣將一步步走向「君無信→民無信→國不立」之亂邦危國命運。

馬基維利當然要為馬基維利主義負責，正如同馬克思要為馬克思主義負責。但馬基維利並不是一個馬基維利主義者，他同時是逢承古希臘羅馬的共和主義者，主張人民之德性才是維持一個政權長治久安的終極之道！在此，我發現

了馬基維利與孔孟的驚人相似性，特意寫了一本書《王子 - 從馬基維利君王論回到孔孟王道》( 唐山書局 ) 來紀念《君王論》五百年。馬基維利之後的窮酸文人學究都夢想寫一本「新君王論」，可以像《君王論》一樣同時享有「學術至尊」與「暢銷天王」的地位，但恐怕只有盧梭可以比擬。尼采的《超人語錄》也是在寫「新君王論」，超人就是創立最高價值的天王明星。可惜《君王論》五百年的結果就是使世人都變成馬基維利主義者，而忘了馬基維利是誰，一如今日之台灣。拙書之寫成也只能如水滸作者所云：成之無益，不成無損。



## 17. 盧梭是哪國人？

國家認同問題困擾台灣人多年，常見如此的問卷調查：「你認為自己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此等提問方式其實有意混淆了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兩個不同層次。如果是 state 層面行政管轄之國籍問題，身分證上寫得很清楚，沒什麼好爭議的(國際承不承認是另一層次問題)。造成困擾的是 nation 層面，因為「民族」不是「種族」，而是一個文化認同的範疇。

今年是盧梭 (Jean- Jacques Rousseau ) 誕生三百周年。像盧梭這樣的國寶級人物，也常是各界都不收的世界級活寶！試問：盧梭是哪國人？出生於日內瓦，行政國籍當然是瑞士。盧梭本人也很認同瑞士，兩大代表作《社會契約論》與《論人類不平等之起源》都是獻給偉大祖國瑞士。但歷史總愛跟名人開玩笑，後世提及盧梭，首先想到的並非瑞士，而是法國。為什麼？因為盧梭太法國了，比起蒙田、笛卡兒、伏爾泰都更法國，集法蘭西之卓越優秀與民族劣根性之大成，堪稱法蘭西第一人與法國阿 Q 代表，幾乎是個完人！

試問：說盧梭是瑞士人，可以見出盧梭的偉大嗎？盧梭的名字可以不跟法國大革命連在一起？盧梭的思想著述可以不歸於法蘭西文人哲士之偉大精神傳統？瑞士太小，而盧梭太大，小廟容不下大佛。誠如韋伯指出：瑞士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眾所周知，瑞士是自由主義之中立國，以個人功利與安逸為宗旨，可名為市民國家。民族國家則須有超越功利安逸之偉大企求。問題不在面積與人口，而在人民之心志格局。加拿大與澳洲幅員廣闊，仍屬市民國家。美國之為民族國家，則有其超越自由主義之精神傳統與理念格局。

自由主義之個人功利原則與法治架構往往形成尼采所說的「狹隘與卑瑣的自我主義」，不可能成就任何偉大的「人民」或「民族」，只能產生自私市儈的「市民」，追求一點自掃門前雪的「小確幸」。

盧梭寫道：「精神事物方面的可能性的界限，並不像我們所想像的那麼狹隘。卑鄙的靈魂絕不會信任偉大的人物；下賤的奴隸們則帶著譏諷的精神在嘲

笑著自由這個名詞。」延伸盧梭之言，現代「市民」正以「個人自由」與「小確幸」之名在嘲笑著「人民」與「民族」這些名詞。

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源於台獨，而台獨心目中的理想國卻是瑞士。吾知之矣，台獨的根本弔詭在於：以「市民國家」之小確幸心態來企求「民族國家」之理念格局！古人云：燕雀安知鴻鵠之志？今以燕雀之志而故作鴻鵠之姿，豈能不虛矯憋扭，乖戾錯亂？

盧梭為什麼不認同法蘭西之精神祖國，台獨為什麼要認同「日治說」之皇民史觀？都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不足為外人道也！

## 18. 沙德侯爵的美國鄰居

美國近日爆發驚人案件：三名失蹤少女被綁架囚禁，性凌虐達十年之久。其中一名少女還產下一名女童已六歲。主嫌是一位五十歲的美國大叔，校車司機，外表正常和善的社區歐基桑，兩個兄弟是共犯。其中一名受害少女還是其么女的同學。如此駭人聽聞，令人髮指的綁架囚禁性侵案在美國三不五時就要爆發一次，未被發現者真的無法想像還有多少。我不禁聯想到法國作家克羅梭斯基 (Klossowski) 詮釋性虐狂鼻祖沙德侯爵 (Marquis de Sade) 的名作《沙德吾鄰》！一位社區皆識的大叔歐基桑，他的住家庭院竟然就是沙德侯爵與世隔絕的黑暗古堡，每天就在我們每個人的隔鄰大開其恣肆淫虐之地獄派對，所謂「人間地獄」不外乎此。

我更聯想到多年前美軍駐伊拉克虐囚事件，其中最怵目驚心的意象並不是伊拉克被虐戰囚裸體疊成的人肉串，而是人肉串前面的年輕美國女兵巧笑倩兮的留影！面對這人肉串的地獄景象，竟好像在參加社區烤肉派對或釣魚比賽，可以笑得如此開心無邪！我還聯想到塔倫提諾的賣座電影《黑色追緝令》，有一段情節描寫一個藥房老闆和一個白人警官串通，專門綁架男人鎖在密室中，供其雞姦淫虐。

沙德吾鄰！正如同伊拉克美軍虐囚案中的年輕士兵亦是來自美國社會的鄰家女孩與男孩，這群在民主自由的開放環境下長大的陽光女孩與陽光男孩皆突然搖身一變為沙德侯爵，在遙遠的伊拉克如同在自家庭院，大開「人為魚肉，我為刀俎」之地獄派對！美國人作為今日西方之「自由人」楷模，真乃沙德侯爵的最佳鄰居與傳人。但沙德侯爵又是何許人呢？

沙德侯爵是法國大革命時期的怪咖小說家，專門描寫浪蕩子(libertine)在古堡密室中淫虐姦殺之性變態行徑，故「性虐待狂」(sadism)以「沙德」來命名。其最著名小說《索多瑪 120 天》被義大利名導帕索里尼改編成電影，亦成影史經典。記得巴黎拉丁區一家戲院每周有一固定場次放映此片，我在巴黎八年，從來不想去看！

是二十世紀的法國思想界重新發掘出沙德之重要意義，從沙特、波娃、巴塔耶、克羅梭斯基、拉岡到傅柯、德勒茲皆有大膽前衛之立論詮釋，德國法蘭克福學派的阿多諾亦嘗論及。總結各家說法，沙德之重要意義就是作為法國大革命與啟蒙理性主義之「負像」(negative image)，由之可導出大革命之「恐怖」以及二十世紀之納粹與法西斯。如果啟蒙理性主義就是通過「科學化」、「數學化」的方法與程序對「客體」進行絕對的操控與宰制，來追求絕對的「主體性」與「自主性」，沙德小說中的性虐狂浪蕩子則將此絕對「主體性」與「自主性」推到其負面可能性之極限。吾人發現，這正是現代「自由人」之負面典範。為什麼性虐狂會成為「自由人」之典範？正如當年布袋戲中黑白郎君膾炙人口的名言：「別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樂。」或是傳誦一時的廣告詞：「只要我喜歡，有什麼不可以。」性虐狂透過「人為魚肉，我為刀俎」，任我宰割之地獄派對，反顯出一種「從心所欲，為所欲為」的絕對「自主性」。而根據德勒茲的講法，性虐狂的思考邏輯其實是一種「反諷」(irony)，為了顛覆既有的「法律」秩序，回復到一種「無法無天」之「自然狀態」，德勒茲寫道：「沙德好像掌握了一面倒錯之鏡，反映了整個自然與歷史之行程，從時間之起源直到法國大革命。在其與世隔絕的古堡中，沙德的主角們宣稱他們重構了世界，重寫了"心的歷史"。」此「無法無天」之「自然狀態」當然是無政府之「渾沌」狀態，狂飆暴亂的永恆運動。正如老子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性虐狂正是一個效法「天地不仁」的自然主義者與理性主義者，純粹地「去人性化」與「去道德化」，以他人為芻狗。德勒茲還指出一點：性虐狂的淫虐過程就如同數學幾何學之證明演算程序，是絕對的冷漠麻木無感。

沙德是潛伏在啟蒙理性深處的「黑暗之心」。而美式自由主義作為啟蒙理性更進一步的庸俗化與淺薄化，導致美國人心靈在自由開放的表象下，潛伏著荒蕪空洞的龐大陰影。如果「全球化」就是「美國化」，如果全世界都在嚮往美式生活，都在努力變成美國人，那麼，沙德侯爵就不只是我的鄰居，而是潛藏在我們每個人內心深處的一座黑暗古堡！

## 19. 鄭捷，這個名字很武俠

### -北捷無差別殺人之「血河車」傳奇

武俠小說迷會發現鄭捷這個名字很武俠，就像是金庸、古龍、臥龍生、司馬翎小說中的劍客、殺手、鐵衛常有的名字。武俠小說塑造各種邪派、魔教、修羅門，更常出現血魔、血屍、血嬰之恐怖形象。溫瑞安的《血河車》系列就塑造了一個「血河派」，有裝載神秘武器密笈之「血河車」，更專門培養詭異恐怖殺手「幽冥血奴」，在武林掀起腥風血雨。今日的電玩殺人遊戲不正是網路虛擬世界之「血河派」與「血河車」？鄭捷無差別殺人之北捷喋血，不正是網路「血河派」培養出來的宅男世代之「幽冥血奴」，在人間掀起一場腥風血雨之「血河車」浩劫？

我們無意將鄭捷妖魔化，剛好相反，鄭捷最令人髮指，不寒而慄之處，正在其大學生宅男形象之平常一般，教人無法不想到鄂蘭所說的「惡之平庸性」：一個「等因奉此，依法行事」的刻板官僚竟成為屠殺猶太人的納粹劊子手！同理，一個沉迷電玩的大學生宅男竟成為無差別殺人之「幽冥血奴」，鄭捷為「惡之平庸性」提供了一個網路世代的血淋淋活教材。

而台灣的學術界文化界竟可將「惡之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講成「平庸之惡」(banal evil)，這絕不只是一個文字修辭上的小瑕疵、小失誤。不，根據鄂蘭，納粹屠殺猶太人絕非「平庸之惡」，而是人類無法處置，無法直面的「極端之惡」、「根本之惡」(radical evil)。可怕的是，此「極端之惡」並非來自什麼反常異端的邪魔妖孽，而是產生於普通人欠缺思考判斷的「無思想性」(thoughtless)，這才叫「惡之平庸性」！

將「惡之平庸性」理解成「平庸之惡」，這本身就反映了台灣學術界文化界的平庸淺薄，思想貧乏，已喪失最起碼的思考力與判斷力，但知道聽塗說，人云亦云，以訛傳訛，積非成是，還藉此自命高尚，沾沾自喜。乃形成一種膚淺貧乏，又極度偽善、虛榮、偏執之「學風敗壞」，不圖致力於真正的學習與

思考之研究探索，只想尋找最簡易廉價的術語賣弄來凸顯虛假無謂之文化優越感。除了充分反映德勒茲所說的「愚蠢→卑賤→殘酷」之「思想意象」，台客版的「學風敗壞」還多了一層因心虛自卑而更加裝腔作態之虛榮矯情，乖戾錯亂！正是這些高談「平庸之惡」的文人學者，將台灣的學術文化變成一個「賤人就是矯情」的虛矯乖戾體系，難怪台大、清大、中研院作為台灣最高學府與學術重鎮，竟成為培育散播法西斯思想之大本營，亦屬「題中應有之義」！

正是此一膚淺貧乏，而又虛矯乖戾的體系生產出太陽花學運「豎子成名」的帆、廷，也生產出「想做一番大事業」的鄭捷。如果說帆神廷神的光環是上游生產的尖端旗艦精品，網路血河派之宅男幽冥血奴則是下游的瑕疵品、廢棄品。但無論上游下游，皆系出同源，他們都是同一個系統製造出來的「無思想性」之弱智黃小鴨，浮淺空洞又愛自我膨風，只是膨風的方式不同。帆、廷佔領立院，睥睨群倫，顧盼自雄，成為神字輩的人民英雄。鄭捷的「大事業」則只能走張獻忠的「七殺碑」路線，成為國人皆曰可殺之人民公敵。帆、廷與鄭捷的對照，充分體現「成王敗寇」，「竊鉤者誅，竊國者侯」。同為浮淺空洞之膨風黃小鴨，鄭捷至少有一點比較可取，就是沒有像帆、廷那樣廉價裝可愛，而是毫不留情地揭露出黃小鴨膨風表象下殘酷嗜血的法西斯本質！

沒錯，無差別殺人之北捷喋血就是一場小型的南京大屠殺與奧斯維茲集中營，少年法西斯修煉魔胎之血祭犧牲儀式。

反過來說，法西斯就是死亡本能、殺戮衝動的集團化、組織化、官僚化、理性化，所以法西斯之精神原型就是虐待狂(sadism)的始祖沙德侯爵(Marquis Sade)。就如德勒茲所界定，沙德是一個啟蒙理性主義者，以幾何學證明演算程序之冷漠無感(apathy)來執行各種慘無人道之淫虐姦殺，其與世隔絕的浪蕩子古堡就如同一個封閉的數學演算體系，同時又是一個無政府暴亂的永恆運動體制。相對而言，張獻忠立七殺碑只是前現代產物，缺乏現代性的理性化組織管理。

法西斯主義就是沙德侯爵的浪蕩子古堡之具體實現，在人類歷史上掀起腥風血雨之血河派修羅門。有各種大小規模的法西斯血河派：德國納粹黨，義大利法西斯黨，日本軍國主義，美國三 K 黨，乃至英國足球流氓。

在這意義下，可以說鄭捷「欠栽培」，他只是網路血河派自我訓練出來的宅男幽冥血奴，落單的孤狼法西斯。也不得不慶幸鄭捷並未被現實世界的法西斯組織所吸收，接受納粹國師之培訓調教，或是加入十惡少之虐殺遊民，否則其殺孽必將更為駭人聽聞。同樣是法西斯，鄭捷與帆、廷的差別在於，帆、廷找到人生目標，他們的法西斯傾向找到一個種族仇恨的集體對象 X=「中國人/國民黨/外省人」，被納入組織化、黨工化之「永恆運動體制」。相對的，鄭捷沒有找到他的人生目標與洩恨對象，因為沒有對象，所以其法西斯傾向展現為「無差別殺人」！在這意義下，鄭捷的孤狼法西斯是宅男版的前現代七殺碑，無厘頭的亂殺一通：天生萬物以養民，人無一物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殺！千萬不要小看鄭捷的孤狼法西斯與無厘頭七殺碑，人類歷史上的法西斯浩劫就是無數個體戶之幽冥血奴匯合而成的血河派，乃有殺人盈野，血流成河之南京大屠殺與奧斯維茲集中營。

真的太恐怖了，台灣怎麼會走到如此恐怖的境地？答案仍在鄂蘭的「無思想性」。無論是鄭捷的孤狼法西斯，還是帆、廷的組織化法西斯，他們都是沒有思想，被掏空的黃小鴨，是自由主義體系腐敗所產生的 X 變種人，可名之為「空心人」！

空心人就是沒有心的人。被掏空的不只是思想，還有情感。孟子界定「心」之功能同時是一種「思想」與「感受」：「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心不只同時是思想與感受，而且還能走出自我，去思想他人之思想，感受他人之感受：「他人有心，予忖度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

心是情感，大腦是理性，借用現在的流行語彙，「空心人」就是「腦殘心死」。他們都是沒有大腦，也沒有心的人，卻不乏小聰明，小機智之算計手段。

帆、廷佔領立法院，當然充滿機動奇襲之戰術權謀。鄭捷選擇龍山寺到江子翠之最長行車間隔下手，以水果刀連殺死四人，皆一刀斃命，堪稱算計精準。但無論如何機智聰明，他們仍是沒有大腦，沒有心的空心人，腦殘心死之行屍走肉。

為什麼會產生此類行屍走肉之 X 變種人呢？韋伯有一個著名解答：現代資本主義的理性化官僚體制最終只會產生一批「沒有理念精神的專家，沒有心的享樂主義者」。亦如孟子說的：「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反之，一個喪失「不忍人之心」的政權，當然是麻木不仁，無感無思之冷血系統，如台語講的「沒血沒目屎」。

馬克思亦曾比喻資本如吸血鬼，專門壓搾吸血活勞動之剩餘價值。

韋伯所說的「沒有理念精神的專家」就是理性分工之科層官僚，今日稱之為「技術官僚」。「沒有心的享樂主義者」就是私領域個人之自我感覺良好，今日稱之為「宅男」。韋伯沒看到的是，沒有思想的技術官僚可以進化為鬥爭黨工殭屍，沒有心的「自我感覺良好」可以進化為宅男幽冥血奴。今日台灣社會有三類 X 變種人：

馬政府之僵化官僚植物人→綠營與太陽花之鬥爭黨工殭屍→鄭捷之宅男幽冥血奴

正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市場化與官僚化形成一個「沒有心，沒有大腦」的無思無感系統，才會生產出行屍走肉之 X 變種人，突變進化為法西斯之殭屍吸血鬼。有兩種殭屍吸血鬼：黨工殭屍是組織化的集團法西斯，宅男幽冥血奴是游離落單的孤狼法西斯。



三類 X 變種人貌似差很大，其實都是同一個系統製造出來的空心人。所謂「空心」就是「沒有料」，俗稱「空心大老倌」。官僚植物人，黨工殭屍，宅男幽冥血奴都是「空心大老倌」。而正如艾略特的名詩〈空心人〉(The Hollow Men)所描寫的：「我們是空心人/我們是稻草人/靠成一堆/腦袋裡塞滿了稻草。」(非馬譯)掏空了再填充，掏空了思想與情感的「空心人」當然要成為「填充人」，等著填塞各種垃圾資訊、陳腔濫調、浮淺混淆的觀念、虛矯錯亂的感覺。問題是：為什麼宅男幽冥血奴之「空心人」要填充無差別之殺戮衝動？黨工殭屍之「空心人」要填充部落主義血仇之種族屠殺衝動？

也許終極的解答須回到佛洛伊德的「死亡本能」與尼采的「永恆回歸」去尋找，進行更深沉幽微的人性探索。

但在探索惡的終極原因之前，我們已然面對極端之惡。這世上有許多事並沒有絕對的對錯善惡，如藍綠，統獨，反服貿，反核四，廢除死刑，都是可以討論爭辯的相對性議題。但有些事是極端之惡，絕對之惡，如葡萄牙與西班牙對中南美洲印地安人的種族屠殺，英國販賣黑奴與鴉片，德國納粹與日本軍國主義發起二戰之法西斯暴行。台灣今日也正面對法西斯崛起的極端之惡，無論是組織化法西斯或孤狼法西斯。輿論卻將反服貿，反核四，廢死之相對性議題無限上綱化，製造虛假的善惡對立，藉此來掩飾逃避法西斯崛起的真正極端之惡。這是一種避重就輕，本末倒置，捨本逐末的偏執強迫症，固著於某個微小差異的瑣碎意念而不斷強迫重複，藉此來轉移掩飾其思想之怠惰與心態之卑劣，還裝出一副「拿著雞毛當令箭」的廉價優越感。這一切皆反證台灣的學術界文化界和政治界一樣，早已「腦殘心死」！

幸好還有雨傘哥與勇伯挺身而出的無畏身影，他們是武俠小說一定要有的人物情節：傳說中的宅男幽冥血奴突然現身江湖，修練成「血河車」所載流傳海外的邪派不傳魔功：「無差別殺人」之喪心病狂刀法，在北捷江子翠揚刀立威，喋血試刀，沿車連殺四人一刀斃命，傷二十餘人，乘客無不聞風喪膽，北捷頓時成為驚慌逃殺，血流成河之「血河車」。幸有大隱於市之江湖奇俠，風塵異人雨傘哥與勇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先有雨傘哥雖在慌亂中被劃傷手

指，仍不畏魔刀嗜血鋒芒，挺身而出與血奴周旋對峙，挫其凶戾殺氣，並喚起眾人排出雨傘陣阻擋抵禦血奴。繼有勇伯施展「空手入白刃」之獨門擒拿手，一舉制伏血奴，結束這場腥風血雨之血河車浩劫。

勇伯與雨傘哥挺身而出的俠影義舉，見證了「人心不死」，在這個「腦殘心死」的時代，格外振奮人心！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濟弱扶傾，鏟奸除惡，斬妖伏魔，是武俠小說永遠也寫不厭的故事原型，因為現實的人間世總不乏邪魔妖孽之輩在荼毒生民，迫切需要勇伯與雨傘哥之風塵俠隱來斬妖伏魔。

但大家心知肚明，像勇伯與雨傘哥這樣挺身而出，見義勇為，在今日體制內是根本無法生存的。不要說是見義勇為，仗義執言，就是稍講幾句真心話、實在話，都立刻會被圍剿打壓，誹謗恫嚇，口水淹死。這已不只是體制問題，而是整體人心敗壞！

勇伯與雨傘哥的出現，見證了台灣庶民百姓之間仍「人心不死」，保留了最後一點人性與血性。問題是台灣的領導階層早已腦殘心死，沒血沒眼淚。曾子說：「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俗話講：「上梁不正下梁歪」，正是領導階層自甘墮落的「腦殘心死」，使台灣的「民主化」變成一種「冥王星民主」(pluto-democracy)，不僅敗壞體制，更敗壞台灣人民之人心素質。誰是冥王星？就是各領域日益虛妄無道之領導階層：政客，官僚，財閥，學閥，神棍，土豪，文痞.....。「冥王星民主」推到極致就是逼出法西斯，生產出帆神，廷神，國昌戰神這類黨工殭屍之政治鬥爭機器之小小冥王星。鄭捷之宅男幽冥血奴則是環繞小小冥王星之更渺小衛星，脫軌游離之衛星殺人武器.....

所以我們不僅需要庶民百姓之勇伯與雨傘哥，更迫切需要各領域之領導精英階層也出現勇伯與雨傘哥。領導精英階層之勇伯與雨傘哥就是像岳飛，于謙這樣力挽狂瀾的國之棟樑！今日的藍綠政客皆秦檜、魏忠賢之輩，而台灣人民的錯亂，就是既厭惡秦檜、魏忠賢之敗壞社稷，誤國誤民，可是一旦有岳飛、

于謙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台灣人民卻又自動向秦檜、魏忠賢之奸相閹黨靠攏，跟著一起打壓殘害岳飛、于謙，台灣焉能不亡國？

國之將亡，必有妖孽！黨工殭屍與宅男幽冥血奴的出現正是台灣「腦殘心死」的亡國徵兆。但勇伯與雨傘哥的俠影義舉仍散發出「人心不死」的一點希望之光。正如臥龍生的武俠小說常描寫的：眼見天下大勢，妖氛四起，群魔亂舞，武林高人俠客當挺身而出，號召江湖志士，共同聯手，斬妖伏魔，以解救蒼生，澄清天下。

北捷喋血中，雨傘哥率先挺身而出，與鄭捷對峙，促發其他乘客聯手結成雨傘陣抵禦鄭捷，展現了「登高一呼，結合群眾，共抗邪惡」之團結抗惡模式。唯有集結動員群眾力量，才能對抗遏止法西斯的極端之惡擴大蔓延。但群眾的集結動員，需有岳飛、于謙的登高一呼，號召領導！

台灣需要發起一場反法西斯的全民自強運動！

## 20. 勝文武大郎 vs. 柯 P 西門慶 之藍綠破盤金瓶梅

柯 P 竟然實現了台灣政治人物想都不敢想的夢幻政治奇蹟：跨越藍綠，超越藍綠，衝破藍綠基本盤！

在柯 P 之前，大概只有宋楚瑜任第一任民選省長曾一度跨越藍綠，然終因廢省與興票案而功虧一簣。沒想到柯 P 異軍突起，竟然完成宋省長之壯志未酬。其故安在哉？其實柯 P 自己已給出答案：「台大醫院是台灣的圖騰，不容質疑。」柯 P 有台大的白袍光環加持，宋盼之流哪配相提並論？

眾所周知，台灣民主的腐敗在於兩黨政治的惡質化，藍綠對立的格局形成一種「唬爛平衡」：藍綠都是朽木不可雕，爛泥扶不上牆，所以只能互靠指責對方的爛來忘掉自己的爛，以「龜笑鰲無尾」的方式來自我肯定，苟延殘喘。太陽花學運的「割闖尾」只是「龜笑鰲無尾」的擴大升級版，了無新意，更無格調。真相是，藍綠兩黨貌似誓不兩立，不共戴天，其實是一對「爛兄爛弟」，少了對方，誰都活不下去。

正是這對「爛兄爛弟」使台灣民主的兩黨政治變成一個不可解的「兩難式」(dilemma)，就如豬哥亮廣告詞：「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如何破「兩難」？當然就是努力去尋找嘗試第三種、第四種藥方... 直到止癢療癒。超越藍綠不是一句空洞口號，而是非走不可的一條路，是台灣人衝破僵局，突圍脫困的唯一出路，不走就是死路一條。奇怪的是，台灣人就是「笨惰」，懶得去尋找嘗試第三種藥方，寧可一直擺盪在「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的兩難困局，等著癢死爛死，直到柯 P 異軍突起。

但歷史總愛拿百姓蒼生開玩笑。柯 P 的跨越藍綠非但沒有提升台灣人民的素質品格，反而是將藍民與綠民的格局底線推向更沒原則，更沒品的卑劣與鄉愿。看到網路上流傳的勝文、依珊 A 片封面，以及「別讓勝文不開心」的順口

溜，不禁想起小時候聽相聲學到的歇後語：「武大郎玩夜貓子，什麼人玩什麼鳥！」原來台灣人超越藍綠的格局願景也只有武大郎的高度。

把台灣人比為武大郎，其實是對武大郎的一種侮辱，在此要向武大郎致歉。武大郎雖其貌不揚，人矮志短，卻心地善良，忠厚勤勉。台灣人若還有一點武大郎的忠厚善良，怎麼可能把超越藍綠的台灣希望寄託於柯 P 這樣的沙豬秀逗桑。

不難解析柯 P 素人秀之成色元素，包含三大成分：A 汪笨湖、王世堅之深綠草莽本色。B 台大醫師之白袍光環。C 亞斯伯格症之「半自閉\半直白」之沙豬秀逗桑。「秀逗短路」作為柯 P 個人的人格心理特質與思考模式，竟成為串聯草莽深綠本色與台大白袍光環的基本思路邏輯，一種蠻橫不講理，硬拗當直白的「跳 tone」邏輯。但就是靠著跳 tone，柯 P 的白袍光環得以將王世堅之深綠草莽本色「馬賽克」成一種偏執虛矯，乖戾錯亂的政治品味。此政治品味更表現為全民嘲弄羞辱勝文，無分藍綠的首都最新時尚。

連勝文徒具昂藏七尺七軀，卻遜如武大郎。柯 P 卻有變成西門慶的危險傾向。素人白袍光環下的深綠草莽本色與沙豬秀逗特質，包藏著西門大官人橫行鄉里，為所欲為，氣焰薰天之霸凌邪關。更重要的是，不管柯 P 會不會變成西門慶，柯 P 粉絲團對於連勝文的嘲弄羞辱，已然是西門慶欺負武大郎之霸凌心態，其邪關變態程度還猶有過之。想起小時候聽魏龍豪、吳兆南的相聲，有個段子「歇後語」，講了一系列「武大郎」歇後語：武大郎上桿，兩邊搆不著。武大郎賣涼水，人窮貨多索...(記得另一系列是「屎克螂」)。網路流傳的「別讓勝文不開心」當可列為今之「武大郎」歇後語系列。

藍綠兩黨這對「爛兄爛弟」誠乃武大郎與屎克螂之流，把臺灣民主搞得狹隘卑劣，爛臭無比。然則，台灣人超越武大郎的方式，就是讓自己變成西門慶的死忠粉絲？如果藍綠兩黨是「吃這個也癢，吃那個也癢」，柯 P 的超越藍綠並不是發現第三種止癢良藥，而是以一種起乩式的自砍砍人來止癢。

藍民+綠民=蒼生!古人有詩云：不問蒼生問鬼神。柯 P 之超越藍綠，就是讓藍綠不問蒼生問鬼神，不問鬼神問柯 P，不問柯 P 問 AV，不問 AV 問金瓶梅，使超越藍綠變成一齣「柯 P 西門慶霸凌羞辱勝文武大郎之藍綠破盤金瓶梅」!

在此要再次向武大郎致歉。也忍不住要向當下台灣提出「武大郎宣言」：台灣人即使變成「人矮志短」的武大郎，也要保持武大郎的忠厚善良，千萬不要變成西門慶的粉絲。自己「人矮志短」沒關係，仍可勤勉奉獻，作育英才，就像武大郎扶養武松長大，培育未來的國之棟樑。如果轉而支持西門慶，結果只會害死自己，賠了夫人又折命，更會把武松逼上梁山。

。。。。題外附記。。。。

一位友人說：不過我還是想賭一下西門慶耶～～

余答曰：男人不壞，女人不愛。選擇西門慶沒有賭不賭的問題。西門慶和武大郎站在在一起，十個女人，有九點九個會毫不考慮選擇西門慶，尤其是潘金蓮，百分之兩百會選擇西門大官人。就此點而言，蔡依珊其實滿聰明的，因為公子界多的是西門慶，武大郎反而是珍品。西門慶的員外形象是中國文化的重要典型，淫魔李宗瑞是個小型西門慶，王又曾是台灣西門慶的代表，大陸當然有更多西門慶。把柯 P 比為西門慶，其實是抬舉他了。秀逗桑哪有西門大官人的壞壞魅力，除了沙豬這點是共通的。祝潘金蓮幸福!

## 21. 二十一世紀是文化革命的世紀

馬基維利的《君王論》第 25 章提出「德性/機運」二元論之現代世界觀，成為西方思想史爭議最多的學術公案之一。拙書《王子》將馬之「德性/機運」類比於孔孟之「性/命」，以及中國最古老的兩大典籍：《尚書》是德性原則之君王論，《易經》是機運原則之君王論。德性原則就是「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必開出一套「以理服人」之學說思想體系。故真正的政治是建立道德與思想之文化領導權，真正的革命是改造道德與思想之文化革命。文化革命才是王道，王道須洞察時代人心之動向，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拙書乃大膽推斷「二十一世紀是文化革命的世紀」：

文化革命的唯一契機就是人心思變。文化革命更需要「知機其神乎，機者動之微」之易經智慧，以「普接群機」！而「機動於彼，誠動於此」，一切驚天動地之革命劇變，也只在人心思變的一念之間！牟宗三論「水滸世界」云：驚天動地即是寂天寞地。為什麼是寂天寞地呢？因為人心一念之間總是「動而未動，機微故幽」。但這寂天寞地的幽微一念卻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如一痕閃電無聲劃過天際，如星星之火飄飛於無垠草原。魯迅詩云：「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唯有這星火電閃的一念可以驚鴻一瞥未來人民的影子，瞬間引爆群眾無窮潛能，驚天動地，轟轟烈烈地到來！」

近日讀到青年毛澤東的一段名文：

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當今之世，宜以大氣量者，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轟一揮，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壑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

才知毛主席早已「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不禁自慚孤陋寡聞，正如毛詞云：「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唯有一點差堪告慰，拙書特別點出「知機」與「寂感」之易經智慧。但說來也只是魯迅式「心事浩茫連廣宇」的文人遐思，美則美矣，可浩茫之餘，終不免寂天寞地，鬱鬱不展，虛無消沉。毛才是「知機其神乎」的革命先知，真正實踐「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之易經智慧！

而今已是 2014 年，卻萎靡沉悶如頹廢世紀末。誰能打破今日世界之沉悶僵局？誰是那「獨立不懼，遁世無悶」之大氣量者，為我們啟動一個文化革命的世紀，召喚未來的新民新人快快到來？



## 跋：「西狩獲麟」或「月兔焚，小鴨爆」

孔子作《春秋》，絕筆於「西狩獲麟」。麒麟是傳說中的瑞獸，但瑞獸被狩，究竟是祥瑞之徵還是災異之兆？「西狩獲麟」是諷諭衰世、亂世、末世之「歷史終結」的表徵，抑是一種預見未來的靈視，如康德所說的「普遍歷史」，使《春秋》不只是書寫歷史的終結，更同時書寫著未來的歷史，預言的歷史，先知的歷史？

如果台灣史的書寫也想來個春秋之筆，何處去尋「西狩獲麟」之末世表徵？天佑台灣，來自荷蘭 - 台灣古稱紅毛國 - 的藝術家霍夫曼，2013 與 2014 連莊兩年轟動寶島，萬人空巷的兩大展覽〈黃色小鴨〉與〈月兔〉，一破爆，一焚毀，不僅為其「國王新衣」之當代藝術奇觀寫下了自我拆穿解消之最佳 ending，更為台灣當代史寫下「月兔焚，小鴨爆」之春秋絕筆，簡直不讓孔夫子的「西狩獲麟」專美於前！正如同「月兔焚，小鴨爆」之偶發失控收場反而比〈月兔〉與〈黃色小鴨〉原作更加精采 N 倍，遠超乎紅毛藝術家本身的兒童邏輯與文青想像，台灣的歷史書寫開始於紅毛國的航海殖民，絕筆於紅毛藝術家展覽失控的「月兔焚，小鴨爆」，設非天意，孰能致此？

月兔與黃小鴨當然都只是無傷大雅的玩笑象徵，實質的事件是太陽花學運，黑心餛油連環爆，高雄氣爆，北捷無差別殺人，台大宅王情殺案...，不到一年時間竟爆發這麼多罄竹難書，駭人聽聞之驚心事件，誠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餛油三爆亦非一年之弊，此連環爆事件正表徵著台灣的腐敗沉淪已達全面崩盤狀態。有趣的是，這罄竹難書的一切的一切，盡在「月兔焚，小鴨爆」之荒誕莫言中。國之將亡，必有妖孽。可誰想像的到，今之亡台妖孽竟都化身為月兔與黃小鴨來拼命「裝可愛」、「假文青」？

「月兔焚，小鴨爆」，何等妖異俳諧，怪力亂神！久矣不寫詩，忽然詩興大發！使李白，杜甫，韓愈，李賀生於今日寶島台灣，見到「月兔焚，小鴨爆」此等曠世妖異奇觀，加上帆神廷神之豎子成名，黑心油商之「佛心來的」，宅男

幽冥血奴之無差別殺人，台大宅王之狂砍女友欲斷頸，還親吻其下體...，也必將「油然」興起一股荒誕不經，乖戾莫名的寫詩衝動，沛然莫之能禦，君不見連詩聖也寫過「子璋髡鬚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之血腥酷句。

這算那門子「怪力亂神」之詩興大發？孟子說：「王者之跡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是的，春秋亂世是不適合寫詩的，只適合寫《春秋》。《春秋》作為一種歷史書寫，不只是忠實記載之「歷史敘事」，更是最激進之「歷史批判」。所謂「春秋之筆」就是使亂臣賊子懼之「批判的武器」。

然則，如果《春秋》就是「斷爛朝報」，「春秋之筆」就是為「斷爛朝報」下「頭條標題」，今之台灣春秋每天都充斥著唬爛、噁爛之頭條標題，從「月兔焚，小鴨爆」到「黑心餛飩連環爆」，這些唬爛噁爛標題卻反顯出一種「妖異俳諧，怪力亂神」之斷爛詩意。作為「王者之跡息而詩亡」的腐敗亂世，「春秋」本無「詩學」可言，倘若硬要建構一套「春秋詩學」，那也只能是一種「斷爛詩學」，而「斷爛詩學」的代表當推聞一多的〈死水〉：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  
不如多扔些破銅爛鐵，  
爽性潑你的膿菜殘羹。  
也許銅的要綠成翡翠，  
鐵罐上銹出幾瓣桃花，  
再讓油膩織一層羅綺，  
黴菌給他蒸出些雲霞。

讓死水酵成一溝綠酒，  
飄滿了珍珠似的白沫；  
小珠們笑聲變成大珠，  
又被偷酒的花蚊咬破。

那麼一溝絕望的死水，  
也就誇得上幾分鮮明。  
如果青蛙耐不住寂寞，  
又算死水叫出了歌聲。

這是一溝絕望的死水，  
這裏斷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讓給醜惡來開墾，  
看他造出個什麼世界。

這根本是在寫當下台灣嘛！黑心餿油事件令全島陷於恐懼不安，絕不只是「食不安」，更是「心不安」。如果在物質生理層面有餿水油在腐蝕台灣人的身體，那麼必然也有思想文化上之餿水油在腐蝕台灣人的心靈，台灣人心已腐蝕敗壞成「一溝絕望的死水」，太陽花只是這溝死水腐膩幻化的桃花雲霞，蚊擾蛙鳴。

吾雖不才，也忍不住要寫他幾首「月兔焚，小鴨爆。餿油浮，人心溺」的「打油詞」向前輩詩豪致敬。我相信李白，杜甫，韓愈，李賀，聞一多生於今日寶島台灣，也將斗酒百篇，大寫特寫「月兔焚，小鴨爆」之「打油詞」。

### 月兔焚，小鴨爆 打油詞三首

#### 其一

月兔焚，小鴨爆。黑色太陽掛黑島，黑心餿油淹黑島。天上人間美食國，焉知爛臭填地溝。地管亂牽毒氣洩，氣爆裂地翻市街，震飛行人直上天。直上天，天門開，遙見王母花媽招手笑，無為垂拱鎮南天。綠民至死無怨悔，藍民渾噩無知覺，千萬蒼生盡成鬼。鬼影幢幢連鬼月，鬼話連篇充鬼島。鬼島懸黑日，黑油淹鬼島，鬼月無盡期，月兔焚，小鴨爆。

其二

月兔焚，小鴨爆。鬼月無盡期，鬼島日長黑。黑島青，宅男怨。帆廷驕，鄭捷狂。北捷揚刀七殺碑，立院雄踞豎子名。小鴨媽寶裝可愛，鷹犬黨工狠奪權。莫笑宅男喪心狂，爾等皆為黃小鴨，弱智空心愛膨風，自溺自欺懶人包。怠惰卑劣變暴戾，戾氣吹脹小鴨爆，化為厲鬼法西斯，殺氣沖天蓋黑島。黑島青，宅男怨。網路修羅門，電玩血河派，鄭捷孤狼恨不平，帆廷鷹犬氣薰天。黨工殭屍功震主，幽冥血奴駭人間。亂世狂刀血河車，島國前進通魔界。殺人無差別，殺盡支那豬。群屍舞妖火，何似在人間，不知地獄派對今夕是何年。月兔焚，小鴨爆，國將亡，妖孽出。安得勇伯擒拿手，奪刀降魔掃妖氛！安得壯士挽天河，沖淨黑日餿油島宇清，興滅國，繼絕世。

其三

月兔焚，小鴨爆。黑日昇，島國沉。餿油浮，人心溺。國將亡，妖孽興。月兔小鴨俱妖孽，變身玩偶裝可愛。小鴨弱智兒，世界當浴缸。月兔假文青，懶臥看白雲。錢多事少離家近，睡覺睡到自然醒。人生躺著幹，靠爸啃老族。廢材愛假掰，自戀小王子。一朝不如意，文青變憤青，憤青戾氣盛，月兔變血魔。台客少年場，修羅血河門。虐殺遊民十惡少，聚眾殺警毒鴛鴦。鄭捷殺人無差別，台大宅王比凶殘。狂砍女友四十刀，分手擂台欲斷頭。江山代有狠人出，濺血揚名十五分。遙想五四新青年，救國啟蒙一肩挑。且看今日吹台青，亡國愚民衝第一。帆廷惡搞毀國會，宅王情殺駭人間，一流大學高材生，腦殘心死賽僵屍，自己國家自己毀，自己人生自己敗！月兔焚，小鴨爆。血魔現，台海劫。院士不知亡國恨，隔海猶唱後庭花。